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書傳彙選卷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編修

臣

王燕緒

校對官檢討

臣

季學錦

謄錄監生

臣

陸紹臺

欽定四庫全書

書傳會選卷二

明

劉三吾等撰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音釋

經

夏亥

傳

王于放反帝王世紀云禹受封于河南陽翟夾祭鄭氏曰禹封陝州夏縣未知孰是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

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今丈古文皆有仁山金氏曰此篇蓋

夏史之追錄紀其成功未必盡得神禹之妙用而因此亦可推見

音釋傳

恭音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數分也分別土地以為九州也奠定也定高山

大川以別州境也若兗之濟河青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荆之荆衡徐之海岱淮豫之荆河梁之華陽黑水是也方洪水橫流不辯區域禹分九州之地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為之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作書者首述之曾氏曰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天文地理區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地者必有高山大川為之限隔風氣為之不通民生其間亦各異俗故禹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別為九州又定其山之高峻水之深大者為其州之鎮秩其祭而使其國主之也仁山金氏曰禹之治水首於冀都次即兗青徐大抵皆為河患故爾且以後世證之漢時河決東入青齊西被梁楚南溢淮泗宋朝前後河決亦然至紹熙甲寅以後尤甚其後自分為南青河以入淮而患始息河患所被大

率古充青徐之境也。緬想神禹導河載壺口治梁岐關
龍門疏砥柱於大陸播為九河使之北流醴為沛潔使
之東殺又通為淮泗使之甚則可以南洩是以冀充青
徐次第皆平朱子所謂洪水之患河為甚禹之用功於
河為多是也。至於揚荊則以江漢下流水澤所聚而揚
為尤下亦不得不次第及之。豫雖近河而自太華殺函
以東至于鞏連山為之限但滎荷在其東偏耳河導則
伊洛諸水不勞而入矣。梁雍諸水方源計不甚用功所
以獨後乃若平水土物土宜定田制
經賦歛通朝貢同風化則無間矣
音釋經刊丘傳范
列反下同濟子禮反雍於用反華胡化胡瓜二反相去
聲治平聲後凡言治水者倣此星土之法周禮保章氏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註云星土星所主土也星紀
吳越玄枵齊姬訾衛降婁魯大梁趙實沈晉鶉首秦鶉
火周鶉尾楚壽星鄭大火宋析木燕詳見漢晉書天文
志九野淮南子天文訓云天有九野高誘註九天之野

也其說以中央八方九天分二十八宿配諸國分野與前說略同氣為去聲

冀州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

距河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

見晁氏曰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既載壺口

經始治之謂之載壺口山名漢地志在河

東郡北屈縣東南今隰州吉鄉縣也今按既載云者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故曰既載然禹治水施功之序則皆自下流始故次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荆次豫次梁次雍兗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即其用工之本末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疏殺其勢讀禹貢之書求禹功之序當於此詳之仁山金氏曰凡禹貢所書之山音釋經載作多是即山以名其地非謂獨治其山也

音

釋經

傳

漢地志前漢書地理志也後凡言地志者並同

治梁及岐

梁岐

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即冀州呂梁也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爲晉山則亦指呂梁矣酈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竦河流激盪震動天地此禹既事壺口乃即治梁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汾酈道元云後魏於胡岐置六壁防離石諸胡因爲大鎮今六壁城在勝水之側實古胡逕之險阨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爲雍州梁岐者非是曾氏曰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繼事於梁山呂氏曰此禹最用功處故首及之

音釋

經治平

傳

酈音歷酈道元字善長後

魏人註桑欽水經疎音聳汾音墳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縣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

原今河東路太原府也岳太岳也周職方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地志謂霍太山即太岳在河東郡珣縣東今晉州霍邑也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地也堯之所都揚子雲冀州歲曰岳陽是都是也蓋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岳東入于河此則導汾水也朱子曰從太原至岳陽皆修之也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觀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單懷底績至于衡漳功之始而言也豈治之有難易歟

單懷底績至于衡漳

單懷地名地志河內郡有懷縣今懷州也曾氏曰單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涑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為難故曰底績衡漳水名衡古橫字地志漳水二一出上黨沾縣大鴈谷今平定軍樂平縣火山也名為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發鳩山名為濁漳酈道元謂之衡水又謂之橫水東至鄴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鄴今潞州涉縣也阜城今定遠軍東光縣也又按系欽云二漳異源

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
以為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洛水大陸至碣
石入于海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於碣
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取漳水
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音釋經覃徒
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者如此音釋經覃徒
衡與橫通傳行胡剛反涉音來沾知廉反詭彌兗反長
陸音如字傳如字下同潞音路桑欽漢江南人著水經
導大到反矜厥土惟白壤漢孔氏曰無塊曰壤顏氏曰
礫音伶歷柔土曰壤夏氏曰周官大司
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
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則夫教民樹藝與因
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然辨土之宜有二白以
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蓋草人糞壤之法駢剛用牛赤
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糞治田疇各因色性而辨
其所當用也曾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上會

之法從其多者論也陳大猷曰白言色壤言質水音釋

惠退而後土性復色質辨始可興地利定賦法也音釋

傳十二壤汝兩反周禮註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

物五地之物也謂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九等謂辭

剛赤緹墳壤渴澤鹹鴻勃壤埴壚強礫輕豐也陸氏音

強其兩反礫呼覽反強堅也豐字照反輕脆也夫音扶

草人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註云化之使美也騂剛上

思管反赤而土剛強也赤緹陸音低廣韻音蹄緹色也

墳房吻反潤解也康音眉渴澤上其列反故水處也用

謂煮其骨汁以漬種也治平聲土會古外

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

者冀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

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也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

厥賦惟上上

而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于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又按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入總數以九州多寡相較而為九等非以是等田而責其出是等賦也冀獨不言貢篚者冀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篚也朱子曰常出者為正間出者為錯錯在上上之下則間出第二等也

音釋傳

治平聲載師上作代反見地官司徒屬音燭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衛

二水名恒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東入滹水薛氏曰東流合滹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晁氏曰今之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縣東流入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衡水非古逕矣衛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靈壽縣也東入滹沱河薛氏曰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從從其道也孫炎曰大陸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也程氏曰鉅鹿去古河絕遠河未嘗逕邢以行鉅鹿

之廣阿非是按爾雅高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蓋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班馬王橫皆謂載之高地則古河之在其冀以及枯涿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及其已過信涿之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蓋以此地謂之大陸乃與下文北至大陸者合故隋改趙之昭慶以為大陸縣唐又割鹿城置陸渾縣皆疑鉅鹿之大陸不與河應而亦求之向北之地杜佑李吉甫以為邢趙深三州為大陸者得之作者言可耕治水患既息而平地之廣衍者亦可耕治也恒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於田賦之後呂氏曰言水土平於田賦之前者其害大當先音釋經胡治也言於田賦之後者其害小徐治之也

音釋

經胡

登傳

滌音寇又古侯反易夷益反下同滌荒胡反孫炎反傳字子然後漢末人註爾雅澶音蟬相去聲並州名

班馬班固著漢書司馬遷著史記王橫字平仲琅邪人漢大司空掾載作代反信涿漢志冀州信都縣有涿水

故曰信洛應島夷皮服海曲曰島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音釋經島都

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

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程氏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故此三方亦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又按酈道元言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為碣石其山昔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久為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所五百餘里矣戰國策以碣石在常山郡九門縣者恐名偶同而鄭氏以為九門無此山也蘇氏曰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

音釋經夾音協碣其傳轉陟充反下

四水名漢志遼水出玄菟郡高句驪縣遼山經遼東郡望平縣至安市縣入海濡水自遼西郡肥如縣南入海濡音乃官反說文音人朱反濬池河出代郡鹵城東至丈安入海濬荒胡反池徒河反易水出中山國新城縣西北東流入滹易夷益反枕濟河惟兗州兗州之域東職任反甬余隴反漸將廉反南據濟西北距河濟河見導水蘇氏曰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兗州之境東南跨濟非止於濟也愚謂河昔北流兗州之境北盡碣石河右之地後碣石之地淪入於海河益徙而南濟河之間始相去不遠蘇氏之說未必然也林氏曰濟古文作涕說文註云此兗州之濟也其從水從齊者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則此二字音同義異當以古文為正仁山金氏曰古河北流兗當其東地平無山水患特甚禹疏九河淪濟漯有雷夏以鍾平原之水有灘沮以洩河涕之餘至後世東北海淪西則河徙中則漯并南則涕伏故川澤源委悉非其舊

音釋經濟子

禮反充傳見形旬反涕子禮反說文云沅水出王屋東以轉反傳為涕入海以水名州贊皇山按牟氏云濟水

出贊皇山者入九河既道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

抵非四瀆之水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鈎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為二既道者既順其

道也按徒駭河地志云滹沱河寰宇記云在滄州清池南許商云在成平馬頰河元和志在德州安德平原南

東寰宇記云在棣州滴河北輿地記云即篤馬河也覆

鬴河通典云在德州安德胡蘇河寰宇記云在滄之饒

安無棣臨津三縣許商云在東光簡潔河輿地記云在

臨津鈎盤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輿地記云在樂陵鬲津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西北流入

饒安許商云在鬲縣輿地記云在無棣太史河不知所

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

人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

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為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滹沱為徒駭而不知滹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馬頰乃以漢篤馬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為九河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之所為也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平乎皆無稽攷之言也惟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引碣石為九河之證以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壤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為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方九河未沒於海之時從今海所東北更五百里平地河播為九在此五里中又上文言夾右碣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所九河水道變遷難於推考而碣石通趾頂皆石不應仆沒今兗冀之地既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所五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以為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為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明矣漢王橫言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

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水所漸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為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非九河之地而強鑿求之宜其支離而不能得也

音

釋傳

覆芳六反補即釜字扶兩反鬲音隔爾雅註可隔以為津也漢志鬲縣之鬲音隔許商漢成帝時河

隄都尉歐陽恣音旻廬陵人宋徽宗時撰輿地廣記要平聲樂史字子正臨川人宋初撰寰宇記夫音扶應平聲漸將廉**雷夏既澤**澤者水之鍾也雷夏地志在濟陰反強上聲

北也洪水橫流而入于澤澤不能受則亦泛濫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為澤

音釋傳

濮音澮

沮會同

澮沮二水名澮水曾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為澮許慎云河澮水在宋又曰汭水受陳留浚儀陰

溝至蒙為澮水東入於泗水經汭水出陰溝東至蒙為沮權則澮水即汭水也澮之下流入于睢水沮水地志

睢水出沛國芒縣睢水其沮水歟晁氏曰爾雅云自河出為灘濟出為澮求之於韻沮有楚音二水河濟之別也二說未詳孰是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

音釋

經千余反

傳

反皮變反今作

汴沮獮上千余反下呼官反睢漢志音雖按漢志南郡亦有沮水音千余反而左傳云江漢睢章楚之望也字

乃作睢則睢與沮古通用也澮音楚別皮列反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

既蠶者可以蠶桑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而獨於兗言之者兗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間猶可驗也地高曰丘兗地多在卑下水害尤甚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

音釋

惡去聲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土脉墳起也如左氏所謂祭之地

地墳是也繇茂條長也林氏曰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山則草木為宜不待書也兗徐揚三州最居

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為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夭或喬而或漸苞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

音釋

墳房吻反下章並同繇音遙

傳

沮洳上時豫反下如倨反

漸濕也見形句反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等

賦第九等貞正也充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充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疎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如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為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厥賦之下蘇氏曰貞正也賦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不相當者非其正也此田中下

音釋

劇竭戟反鮮少並上聲治平聲此為去聲屬音燭

厥貢漆

絲厥篚織文

貢者下獻其土所有於上也充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篚屬也古者幣帛

之屬則盛之以筐篚而貢焉經曰筐厥玄黃是也織文者織而有文錦綺之屬也以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林氏曰有貢又有篚者音釋傳盛時正反浮于濟漂達於河舟行

水曰浮漂者河之支流也充之貢賦浮濟浮漂以達於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則達帝都矣又按地志曰漂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為此乃漢河與漂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漂河所在未詳其地也

音釋

經漂託合反唐張參五經文字云字本作傳千乘濕經與相承作漂而以濕為燥濕之濕

漢郡名屬青州海岱惟青州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在今襲慶府奉符縣西北

三十

音釋

傳襲慶府與地廣記唐兗州魯嶧夷既略

薛氏曰今登州之地略經略音釋傳止忍反灘溜其為之封畛也即堯典之喁夷

道

濰淄二水名濰水地志云出瑯琊郡箕縣今密州莒縣東北濰山也北至都昌入海今濰州昌邑也濰水地志云出泰山

郡萊蕪縣原山今濰州濰川縣東南七十里原山也東至博昌縣入濟今青州壽光縣也其道者水循其道也上文言既道者

禹為之道也此言其道者泛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林氏曰河濟下流充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

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音釋經濰音維濰則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音釋經莊持反傳省

景反簡厥土白墳海濱廣斥音釋經海濱也海涯之地廣漠而斥鹵許慎少也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鹹

地可煮為鹽者也音釋經斥尚石反傳鹵音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也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松怪石萊

夷作牧厥篚檡絲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林氏曰既總謂之海

物則固非一物矣此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丈勢正同錯蓋別為一物如錫貢磬錯之錯理或然也畎谷也岱山之谷也象麻也怪石怪異之石也林氏曰怪石之貢誠為可疑意其必須以為器用之飾而有不可闕者非特貢其怪異之石以為玩好也萊夷顏師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萊人即今萊州之地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為生也歷山桑也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為有此絲以之為繒其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陳氏大猷曰作謂耕作牧謂芻牧夷人以畜牧為業見禹之功及走獸也音釋經緯遲反下章同象想里傳柔也中去聲畜許六反韌如谷反堅反下章同繫於琰反柔也中去聲繒慈陵反帛也浮于汶達于濟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襲慶府萊蕪縣也西南入濟在今鄆州中都縣也蓋淄水出萊蕪原山之陰東北而入海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不言達河者因於菟也音

釋經

汶音問

傳

鄭音運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而

西不言濟者岱之陽濟東為徐岱之北濟東為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也爾雅濟東為徐州者商無青并青於徐也周禮正東曰青州者周無徐并徐於青也林氏曰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皆止二至蓋以鄰州互見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也仁山金氏曰川淮沂浸大野淮沂又則蒙羽之墟皆藝大野豬則東原之土皆平泗之達河說文引書本作荷荷北運涉南通泗今南音釋傳見形句反淮沂其入淮清河亦因其故道爾別筆列反

淮沂其入

沂

二水名淮見導水曾氏曰淮之源出于豫之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泛濫為患尤在於徐故淮之治於徐言之也沂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沂州沂水縣也南至于下邳西南而入于泗曾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

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丘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水出太公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於泰山也又按徐之水有泗有汶有汴有濇而獨以淮沂言者周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周無徐州兼之於青周之青即禹之徐則徐之川莫大於淮淮又則自泗而下凡為川者可矣徐之浸莫大於沂沂又則自沭而下

音釋經

沂魚

傳

治去聲蓋師古曰如字入古盍反邳

貧悲反濇音廓又許號反水名在魯地又云出東海郡沭音術水旁從术周禮註水出東莞莞音官

其藝

蒙羽二山名蒙山地志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海

州朐山縣也藝者言可種藝也王氏炎曰先淮後沂先大而後小也先蒙後羽先高而後下也淮沂又而後蒙羽可藝事

音釋傳

費音秘祝其如字屬東海郡左傳大之相因也

野既豬

大野澤名地志在山陽郡鉅野縣北今濟州鉅野縣也鉅即大也水蓄而復流者謂之豬按水

經濟水至乘氏縣分為二南為荷北為濟酈道元謂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則大野為濟之所謂絕其所聚也大矣何承天曰鉅野廣大南導洙泗北連清濟徐之有濟於是乎見又鄆州中都西南亦有大野陂

或皆大野之地也

音釋經

豬張如反今作豬下章同傳

乘氏上去聲屬濟陰郡荷音柯見形甸反

東原底平

東原漢之東平國今之鄆州也晁氏曰東平自古多水患數徙其城咸平中又徙城於東

南則其下濕可知底平者水患已去而底於平也後人以其地之平故謂之東平又按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東平國在景帝亦謂濟東國云益知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王氏炎曰大野豬而後東

原平亦事相因也

音釋傳

數色角反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黏曰埴埴膩

也黏泥如脂之膩也周有搏埴之工老氏言埴埴以為器惟土性黏膩細密故可搏可埴也漸進長也如易所

謂木漸言其日進於茂而不已也包叢生也音釋經埴如詩之所謂如竹包矣言其叢生而積也

職昌志二反陸云傳泥去聲搏音團埴尸連反音與羶鄭本作載音熾同老子埴埴二字皆從土旁註云

埴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為器也按埴字訓為揉和之義則當從手旁老子本文自有誤也長上聲埴止忍反物

也叢綴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厥貢惟土五

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

玄纁縞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制以為貢周書作維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

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

為土封故曰受削土于周室此貢土五色意亦為是用也羽畎羽山之谷也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者也染人之職秋染夏鄭氏曰染夏者染五色也林氏曰古之車服器用以雉為飾者多不但旌旄也曾氏曰山雉具五色出于羽山之畎則其名山以羽者以此歟嶧山名地志云東海郡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文以為嶧山其材中琴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草木之生以向日者為貴也泗水名出魯國卞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因為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卞縣今襲慶府泗水縣也濱水旁也浮磬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然或曰非也泗濱非必水中泗水之旁近浮者石浮生土中不根著者也今下邳有石磬山或以為古取磬之地曾氏曰不謂之石者成磬而後貢也淮夷淮之夷也蠙蚌之別名也暨及也珠為服飾魚用祭祀今濠泗楚皆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歟夏翟之

出于羽畎孤桐之生於嶧陽浮磬之出於泗濱珠魚之
出于淮夷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而使
貢也玄赤黑色幣也武成曰匪厥玄黃織縞皆繒也禮
曰及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織記曰有虞
氏縞衣而養老則知織縞皆繒之名也曾氏曰玄赤而
有黑色以之為袞所以祭也以之為端所以齋也以之
為冠以為首服也黑經白緯曰織
音釋經夏亥雅反翟
織也縞也皆去凶即吉之所服也
眠反織思廉
傳間去聲作維與洛同汲冢周書篇名墳
反縞古老反
夷惟以水以醉三反土埒也驪音離黑
也疊與豐同許刃反塗也苴子余反包也羽中去聲下
才中同染人上而琰而豔二反見周禮天官根著直略
反字見晁錯策師古云有根著地也蚌步項反蜃蛤屬
期與暮通禫徒感反除服祭名端周禮司服齊服有玄
端註云衣有襦裳曰端又云端取其正也浮于淮泗達
士之衣袷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袷等也

于河

許慎曰汧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灑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灑至于泗也許

慎又曰泗受汭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傳汭今作合汭然則泗之上源自汭亦可以通河也

邕汭子禮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于海仁山金氏曰自揚至數淺原其

反沅水也

東水皆東流嶺水皆北流而自建嶺北趨者脊以西之水皆西北流是匯為彭蠡也脊以東之水南者為浙江

北者為震澤揚州淮在徐已書又江于荆已書朝宗故揚中間惟二巨浸西通南江則彭蠡之水無所溢而今

江東江西之水有歸東疏三江則震澤之水有所洩而浙西之田不溺

音釋經

揚字從手旁唐張參

五經文字云取輕揚彭蠡既豬彭蠡地志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

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

音釋經

蠡音禮

陽鳥攸

居

陽鳥隨陽之鳥謂鴈也今惟彭蠡洲渚之間千百為羣記陽鳥所居猶夏小正記鴈北鄉也言澤水既涸

洲渚既平而禽鳥亦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

音釋傳

夏小正大戴禮篇名鄉音向

三江既

入

唐仲初吳都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其地今亦

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或曰江漢之水揚州巨浸何以不書曰禹貢書法費

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略江漢荊州而下安於故道無俟濬治故在不書況朝宗于海荊州固備

言之是亦可以互見矣此正禹貢之書法也陳氏大猷曰古有九河後合為一古者滎澤後堙為地安知彭蠡

之下古有三江而後世或合為一乎

音釋傳

松思客反今作淞婁音樓費芳味反疏音疎治平聲朝馳

遙震澤底定

震澤太湖也周職方揚州藪曰具區地志在吳縣之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吳縣也曾

氏曰震如山川震之震若今湖翻是也其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於定而不震蕩也

篠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箭竹蕩大竹郭璞

曰竹闊節曰蕩敷布也水去竹已布生也少長曰夭喬高也塗泥水泉濕也下地多水其土淖

音釋經

篠先了反蕩待朗反夭於驕反

傳

少長並上聲淖女教反泥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

上錯

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言下上上錯者以本設賦九等分為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

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林氏曰田最下而賦第七或第六者人功修也

音釋經

上上上時亮反下是

掌反厥貢惟金三品瑶琨篠蕩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

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瑶琨玉石名詩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瑶琨

說丈云石之美似玉者取之可以為禮器篠之材中於矢之筭蕩之材中於樂之管蕩亦可以為符節周官掌節有英蕩象有齒犀兕有草鳥有羽獸有毛木榿梓豫章之屬齒草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為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也島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葛越木綿之屬織貝錦名織為貝文詩曰貝錦是也今南夷木綿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筐焉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張氏曰必錫命乃貢者供祭祀燕賓客則詔之口腹之欲則難於出令也仁山金氏曰惟木與下文惟音釋經瑤音遙琨音昆卉傳中去聲金三品惟字訓與音釋經許偉許貴二反傳下同荷本作簞古旱反音與桿同又加我反張參五經文字音豪英蕩周禮注盛節器也兕序姊反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榿毗連反木似豫章械下介反器之總名葛越戶括反陸云字書作趙孔傳云草服葛越孔疏云葛越南

方市名文選石苞與孫皓書云葛越布於朔土註葛越
草布也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按左傳越席註云結
草也禮記禮運越席註云翦蒲席也郊特牲篇亦云蒲
越豪毳則越亦草之名也木綿有木有草結實吐縣紡
以為布初出高昌等國名吉貝布今
西南諸郡皆有之供音恭令去聲
公于江海達于淮

泗順流而下曰汾汾江入海自海而入淮泗不言達于
河者因於徐也禹時江淮未通故汾於海至吳始開
邗溝隋人廣之而江淮舟船始通也孟
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記者之誤也
音釋傳邗音寒地名在

廣荆及衡陽惟荆州
荆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
陵荆州以衡山之陽為至者蓋南方惟衡山為大以衡陽

言之見其地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仁山金氏曰中
間卑濕江漢自梁至此支分沮洳而荆州之水又自有
九惟江漢通流則九江自洞庭入江漢江漢之支分為

沱潛者皆道則沮洳為雲夢者可土可人矣

音釋傳

見形同反下同

江漢朝宗于海

江漢見導水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朝宗諸侯見天子之名也江漢合流于荆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無有壅塞橫決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

音釋

朝馳

傳

見並形

九江孔殷

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

間今岳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為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孔甚殷正也九江水道甚得其正也按漢志九江在廬江郡之尋陽縣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言唐孔氏又以為九江之名起於近代未足為據獨胡氏以洞庭為九江者得之曾氏亦謂導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今之巴陵今巴陵之上即洞庭也因

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故下文導水曰過九江經之例
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則洞庭之為九江益以明矣 音

釋傳

下雋徂究反音與吮同縣名屬長沙國沅水漢志云出蜀郡由牂牁郡東北入武陵郡北至長沙入

洞庭行二千五百三十里漸水漢志云出武陵郡索縣東流入沅沅水漢志云在武陵郡無陽縣首受故且蘭南入沅且音苴圖經云字或作沅在沅州盧陽縣源出牂牁郡故且蘭縣界南流入沅一水而五名曰巫无瀕舞蓋聲之變也漢有無陽縣唐有巫州皆因此水為名也辰水漢志云出武陵郡辰陽縣二山谷南入沅今辰州辰溪縣叙水漢志云序水出武陵郡義陵縣鄧梁山西入沅今辰州叙蒲縣酉水漢志云出武陵郡充縣酉原山南入沅今辰州沅陵縣西山澧水見岷山導江章傳漢志云出武陵郡充縣歷山資水漢志出零陵郡都梁縣路山東北入沅今武岡縣西南百里唐糾山資或作瀆武岡本邵州屬縣宋改武岡軍湘水漢志云出

零陵陽海山合沅沱潛既道爾雅曰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凡水之出於江

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荊州江漢之出者也今按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於江也華容縣有夏

水首出于江尾入于沔亦謂之沱若潛水則未有見也雲土夢作又官職方荊州

其澤藪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又楚子以鄭

伯田于江南之夢合而言之則為一別而言之則二澤也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入者夢之地已可耕

治也蓋雲夢之澤地勢有高低音釋經夢莫鳳反又謨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音釋經夢莫鳳反又謨

並有平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荊州之上與揚州同

去二音政田比揚只加一等而賦為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第三等者地闊而人工修也

杞幹枯柏礪砥砮丹惟箇籛楷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

茅厥籛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荆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然荆先言羽毛

者漢孔氏所謂善者為先也按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
荆州其利丹銀齒革則荆揚所產不無優劣矣杞枯柏
三木名也杞木似檇而可為弓幹枯木柏葉松身礪砥
皆磨石砥以細密為名礪以籛櫪為稱砮者中矢鏃之
用肅慎氏貢石砮者是也丹丹砮也箇籛竹名楷木名
皆可以為矢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
苫楚蔭之其高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箇籛不
能過也則箇籛蓋竹之堅者其材中矢之筈楷肅慎氏
貢楷矢者是也三邦未詳其地底致也致貢箇籛楷之
有名者也匭匣也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
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齊桓公責楚貢包茅
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又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

三脊名曰菁茅菁茅一物也孔氏謂菁以為菹者非是
今辰州麻陽縣苞茅山出苞茅有刺而三脊纁周禮染
人夏纁玄纁絳色幣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大龜尺有
二寸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故不為常貢若偶得之
則使之納錫於上謂之納錫音釋經杔敕倫反栝古活
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也音釋經反砥諸氏反斂音
奴箇巨隕反籛音路楷侯古傳檇抽居反斂力制反又
反甌音軌菁子盈反組音祖傳辣賴二音麓也中去聲
下同董安于事見戰國策苦詩廉反蓋也楚廣與墻同
言以荆為墻也笥古早加我二反供音恭守舒究反語
見左傳昭公五年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江沱
言寶而藏守之也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潛漢其水道之出入不可詳而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
漢也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自洛
而至于南河也程氏曰不徑浮江漢兼用沱潛者隨其
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枝派期於便事而已

音釋傳

舍音捨

荊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西南至南
條荊山北距大河

伊洛瀍

澗既入于河

伊水山海經曰熊耳之山伊水出焉東北
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郭璞云熊耳在上

洛縣南今商州上洛縣也地志言伊水出弘農廬氏之
熊耳者非是洛水地志云出弘農郡上洛縣冢領山水

經謂之謹舉山今商州洛南縣冢領山也至鞏縣入河
今河南府鞏縣也瀍水地志云出河南郡穀城縣替亭

北今河南府河南縣西北有古穀城縣其北山實瀍水
所出也至偃師縣入洛今河南府偃師縣也澗水地志

云出弘農郡新安縣東南入于洛新安在今河南府新
安澍池之間今澍池縣東二十三里新安城是也城東

北有白石山即澗水所出酈道元云世謂之廣陽山然
則澗水出今之澍池至新安入洛也伊瀍澗水入于洛

而洛水入于河此言伊洛瀍澗入于河若四水不相合
而各入河者猶漢入江江入海而荊州言江漢朝宗于

海意同蓋四水並流小音釋經瀝音傳皆漢志音潛澠大相敵故也詳見下文

反榮波既豬榮波二水名濟水自今孟州溫縣入河潛行絕河南溢為榮在今鄭州榮澤縣西五

里教倉東南教倉者古之教山也按今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之南榮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榮口石門也

鄭康成謂榮今塞為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為榮澤鄭元曰禹塞淫水於榮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

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即榮水故瀆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漢志謂榮陽縣有狼蕩渠首受濟者是也南

曰狼蕩北曰浚儀其實一也波水周職方豫州其川榮維其浸波澁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山海經曰婁涿之

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二說不同音釋經榮互局未詳孰是孔氏以榮波為一水者非也

異傳二水名榮波馬本作榮播史記同註引鄭玄云榮音陽水猶指其處為榮播案瀕者水之所停以大野

彭蠡側之恐只是一澤名狼蕩漢志作狼湯音浪宕差
周禮左傳並音詐字林音莊加反婁涿上音樓下竹角

反導荷澤被孟豬

荷澤地志在濟陰縣南三里其地有荷山故

名其澤為荷澤也蓋濟水所經水經謂南濟東過宛句
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又東北荷水東出焉是也被及

也孟豬爾雅作孟諸地志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南京
虞城縣西北孟諸澤是也曾氏曰被覆也荷水衍溢導

其餘波入于孟豬
不常入也故曰被

音釋經導

大到反

傳

興仁府興地廣
記漢濟陰郡唐

為曹州宋改興仁府隸京東西路宛句上於
表反下音劬屬曹州睢漢志音雖覆敷救反厥土惟壤

下土墳廬

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廬疏也顏氏曰玄而
疏者謂之廬其土有高下之不同故別言之

音釋經廬

音傳

疏音疎
別入聲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
四等

賦第二等雜

出第一等也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

林氏曰周

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為征而此乃貢者蓋豫州在周為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制貢禹時豫在

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莫不言貢者可知顏師古曰織紵以為布及練然經但言貢枲與紵成布與未成布

不可詳也續細綿也磬錯治磬之錯也非所常用之物故非常貢必待錫命而後納也與揚州橘柚同然揚州

先言橘柚而此先言錫貢者橘柚言包則於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磬錯則與厥篚之文嫌於相屬故

言錫貢在先蓋立言之法也

音釋經

紵直呂反

傳

治平聲屬音燭

浮于洛達

于河

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華陽黑水惟河豫之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

梁州

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華山即太華見導山黑水見導水

音釋經

華胡反

陸又音胡瓜反後章同唐玄度九經字傳西據孔傳云樣云字本作華上從山經典相承作華東據華山之

南西距黑水蔡傳易置據距二字蓋以東境止於華陽而漢志云黑水出犍為水經云出張掖故知西境之跨

黑水岷嶓既藝岷嶓二山名岷山地志在蜀郡湍氏道西徼外在今茂州汶山縣江水上所出也

晁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為岷山連峰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古之岷山青

城乃其第一峰也嶓冢山地志在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又云在西縣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蓋嶓冢一

山跨于兩縣云川原既滌水去不滯而無泛溢之患其山已可種藝也音釋經波音傳湍氏

上音箋下都黎反漢志蜀郡有湍氏道道即縣也劉仲馮云有蠻夷曰道稱道則不稱縣也徵音咩邊塞也漾

餘亮沱潛既道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水地志蜀郡郫縣江沱在東西入大江郫縣今成

都府卿縣也又地志云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

江汶江縣今永康軍導江縣也潛水地志云已郡名渠

縣潛水西南入江宕渠今渠州流江縣也酈道元謂宕

渠縣有大穴潛水入焉通置山下西南潛出南入于

江又地志漢中郡安陽縣瀾谷水出西南入漢瀾音潛

安陽縣今洋州真符縣也又按梁州乃江漢之源此不

志者岷之藝導江也岷之藝導漾也導沱則江悉矣導

潛則漢悉矣上志岷嶓下志沱潛江漢源流於是而見

音釋傳徒彼列反形音皮宕蔡蒙旅平山輿地記在今

雅州嚴道縣蒙山地志蜀郡青衣縣今雅州名山縣也

酈道元謂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涸崖水脉漂疾歷

代為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涸崖則此二山在音

禹為用功多也祭山曰旅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音

釋傳涿莫貝反水名在蜀西和夷底績和夷地名嚴道

涸胡困反漂紕招反

以西有和川有

夷道或其地也又按晁氏曰和夷二水名和水今雅州
榮經縣北和川水自蠻界羅岳州東西來逕蒙山所謂
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
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於江今詳二說皆未可
必但經言底績者三覃懷原隰既皆地名則此恐為地
名或地名因水亦不可知也仁山金氏曰岷嶓藝以見
江漢之滌源沱潛導以盡源流之分合蔡蒙和夷以
見青衣大渡諸水之治禹貢即山以表水此一側也
音

釋傳

嚴道屬蜀郡復漢志音腹
恨漢志音恒屬武陵郡

厥土青黎

黎黑也孔氏
曰沃壤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
第七等九等也按賦雖出

他等者或以為歲有豐凶或以為戶有增減皆非也意
者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
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冀之正賦第一等而間歲第
二等也揚之正賦第七等而間歲第六等也豫之正賦

第二等而間歲第一等也梁之正賦第八等而間歲出
第七第九等也當時必有條目詳具今不存矣書之所
載特凡例也若謂歲之豐凶戶之增減則九州皆然何獨於冀揚豫梁四州言哉

音釋傳分扶

間反易夷益反厥貢璆鐵銀鏤斅磬熊羆狐狸織
間去聲下並同

皮璆玉磬鐵柔鐵也鏤剛鐵可以刻鏤者也磬石磬也
言鐵而先於銀者鐵之利多於銀也後世蜀之卓氏

程氏以鐵治富擬封君則梁之利尤在於鐵也織皮者
梁州之地山林為多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之皮製
之可以為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為罽也林氏曰徐州貢
浮磬此州既貢玉磬又貢石磬以此觀之則知當時樂
器磬最為重豈非以其聲角而在音釋經璆音虬鏤
清濁大小之間最難得其和者哉
走暗奏毳充芮反獸細毛也罽
居倒反字本作罽織毛為布也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

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山名地志在隴西郡臨洮縣西今洮州臨潭縣西南桓水

名水經曰西傾之南桓水出焉蘇氏曰漢始出為漾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沔酈道元曰自西傾而至葭萌浮于西漢西漢即潛水也自西漢溯流而屈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北迤邐接漢沔歷漢川至于褒水逾褒而暨于衙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屈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曰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則漢中穀可致經言沔渭而不言褒斜者因大以見小也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然於經文則當曰逾于渭今曰逾于沔此又未

音釋經

傾陸音窺井反漢志作頃師古云頃讀曰

可曉也絕河而渡曰亂
傾桓胡官反西傾之人因桓水而來

傳

洮他力反迤邐通中國也沔彌充反字旁從丐非
上移爾反下力

紙反裊補刀反斜余遮反音與琅琊之琊同秦谷口地名南曰裊北曰斜上是掌反漕在到反水運也轉朱戀

反見形黑水西河惟雍州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

也音釋經雍於傳易置二字以河之東即冀州也餘見

梁弱水既西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

名曰弱既西者導之西流也地志云在張掖郡刪丹縣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

與張掖縣河合又按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栗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收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則弱水

在菟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北史載太武至菟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翰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與通鑑

小異豈瀚海張掖水於弱水為近乎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為在條支援引甚悉然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

里又百餘日方至條支其去雍州如此之
音釋傳拔音

達禹豈應窮荒而導其流也哉其說非是
音釋傳亦吐

谷渾胡昆反西北夷名菟今俗作兔非邪音
涇屬渭汭

那幹侯瀚反燕因肩反傳杜慤反應平聲
涇屬渭汭

涇渭汭三水名涇水地志出安定郡涇陽縣西今原州
涇屬渭汭

百泉縣岍頭山也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今永興軍
涇屬渭汭

高陵縣也渭水地志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
涇屬渭汭

源縣鳥鼠山西北南谷山也東至京兆公司空縣入河
涇屬渭汭

今華州華陰縣也汭水地志作芮扶風汭縣弦蒲蘘芮
涇屬渭汭

水出其西北東入涇今隴州汭源縣弦蒲蘘有汭水焉
涇屬渭汭

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詩曰汭鞠之即皆
音釋經屬音

謂是也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
音釋經屬音

如稅傳岍輕煙反翊音翼華胡化反下章同汭輕煙反
音釋經屬音

涇屬渭汭不當先渭而後汭況下文即有
漆沮既從漆

二水名。涿水。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東北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寰宇記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為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音釋經沮千

水攸同

灋水地志作鄠出扶風鄠縣終南山今永興軍鄠縣山也東至咸陽縣入渭同者同於渭也渭

水自鳥鼠而東灋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音釋經灋

豐傳

鄠侯古反灋水南注之敘水之例如言南入于江東入于海皆指水所趨之方而言此云灋水南注

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乃指水所自之方而言按導水章孔傳云灋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加一自字則於義明矣灋水在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渭南涇漆沮在渭北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岐荆

底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即指此也鄭氏曰其地在豳今邠州也豬

二山名荆山即北條之荆地志在馮翊懷德縣南今耀州富平縣掘陵原也岐山地志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也終南惇物鳥鼠亦皆山名終南地志古文以太一山為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萬年縣南五十里也惇物地志古文以垂山為惇物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武功縣也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川渭源縣西也俗呼為青雀山舉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既旅之大也原隰

野地志云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今以為豬野今涼州姑臧縣也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仁山金氏曰崑崙之墟也弱水自此西黑水自此南河水自此北渭水自此東黃壤土色之正其田上古今號為天府然亦荆岐涇澧之地渭貫其中最為沃野餘多險塞故禹自終南而西至鳥鼠自原隰以北

至豬野皆先

音釋經

入反傳

度達各反休屠漢書孟康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三危即舜竄三苗之地或以為煨

平之前及是三危已既可居三苗於是大有功叙今按

舜竄三苗以其惡之尤甚者遷之而立其次者於舊都

今既竄者已五敘而居於舊都者尚桀驚不服蓋三苗

舊都山川險阻氣習使然今湖南猺洞時猶竊發俘而

詢之多為獠姓

音釋傳

煨煌上徒渾反音如此聚之也

豈其遺種歟

下音皇即名屬涼州後漢西羌

傳注三危山在今沙州燉煌縣東南山有三峰故曰

三危驚魚到反猺

音遙南方蠻洞人也種之用反

土惟黃壤

黃者土之正色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

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等而賦第六等

厥貢惟球

者地狹而人功少也

琳琅玕

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球琳琅玕今南海有青琅玕

珊瑚屬也

音釋傳

昆侖即崑崙字虛與墟通音義並與區同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

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龍門山地志在馮

翔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縣也西河冀之西河也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言渭汭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他州貢賦亦當不止一道發此例以立見耳

織皮崑崙

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崑崙即河源所出在臨羌析支在河關西千餘里渠搜水經曰河自

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蓋近朔方之地也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即就也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於西戎故附于末蘇氏曰青徐揚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三國亦篚織皮但

古語有顛倒詳略爾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
浮于積石之上簡編脫誤不可不正愚謂梁州亦龜織
皮恐蘇氏之說為然仁山金氏曰織皮以音釋經搜踪
下雍州塞外之戎崑崙乃崑崙山旁小國

傳

臨羌縣名屬金城郡
冠古玩反落居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

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

碣石入于海

此下隨山也岍岐荆三山皆雍州山岍山
地志扶風岍縣西吳山古文以為汧山今

隴州吳山縣吳嶽山也周禮雍州山鎮曰嶽山又按襄
宇記隴州汧源有岍山汧水所出禹貢所謂岍山也晁
氏以為今之隴山天井金門秦嶺山者皆古之岍也岐
荆見雍州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皆
冀州山壺口太岳碣石見冀州雷首地志在河東郡蒲
坂縣南今河中府河東縣也底柱石在大河中流其形

如柱今陝州陝縣三門山是也析城地志在河東郡懷
澤縣西今澤州陽城縣也晁氏曰山峰四而如城王屋
地志在河東郡垣縣東北今絳州垣曲縣也晁氏曰山
狀如屋太行山地志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今懷州河
內也恒山地志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今定州曲陽
也邈者禹自荆山而過于河也孔氏以為荆山之脉邈
河而為壺口雷首者非是蓋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
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
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
絡之所自來若今之葬法所言也若必實以山脉言之
則尤見其說之謬妄蓋河北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
窠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
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幽
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
源而南出以為析城王屋而又西村以為雷首又次一
支乃為太行又次一支乃為恒山其間各陽沁潞諸川

不相連屬豈自岼岐跨河而為是諸山哉山之經理者
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
皆可見矣王鄭有三條四列之名皆為未當今據導字
分之以為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為之紀於二之中又分
為二焉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仁山金氏曰治水之
規畫即山以知水表山以名也三條之說出於王肅以
岼岐至碣石為北條西傾至陪尾為中條踰冢至敷淺
原為南條然內方大別在荊州岼山在梁州相去數千
里豈可合為一條四列之說出於鄭玄謂岼岐為正陰
列西傾為次陰列岼冢為次陽列岼山為正陽列四列
雖是而陰陽正次名位未當宜乎

音釋經

導大到反後

蔡氏以二家之說為未足信也

反底與砥同行胡

傳

汧輕煙反見形旬反下至尤見並

剛反恒胡登反同坂音反陝失丹反漢志河東
郡漢澤縣師古音烏號反識音志寰胡關反嵐盧舍反
州有岼嵐山故名桑乾音干河名出幽州汾音墳沁七

鵝反水名出上黨潞音路水
名冀州浸也屬音燭當去聲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
也熊耳外方桐柏陪尾豫州

山也西傾見梁州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
大潭縣也俗呼為白巖山鳥鼠見雍州太華地志在京

兆華陰縣南今華州華陰縣二十里也熊耳在商州上
洛縣詳見豫州外方地志潁州郡密高縣有密高山古

丈以為外方在今西京登封縣也桐柏地志在南陽郡
平氏縣東南今唐州桐柏縣也陪尾地志江夏郡安陸

縣東北有橫尾山古文以為陪尾今安州安陸也西傾
不言導者蒙導岍之丈也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

音釋經

國偶計反華胡
化胡瓜二反

傳

密即
崇字

導嶠冢至于荆山内方

至于大別

嶠冢即梁州之嶠也山形如冢故謂之嶠冢
詳見梁州荆山南條荆山地志在南郡臨沮

縣北今襄陽府南章縣也內方大別亦山名內方地志章山古文以為內方山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荆門軍長林縣也左傳吳與楚戰楚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蓋近漢之山今漢陽軍漢陽縣北大別山是也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是音釋經別皮列反傳沮千余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

計反陳直刃反
事見定公四年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數淺

原

岷山見梁州衡山南嶽也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今潭州衡山縣也九江見荊州數淺原地志云豫章郡

歷陵縣南有傳易山古文以為數淺原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晁氏以為在鄱陽者非是今按晁氏以鄱陽有博陽山又有歷陵山為應地志歷陵縣之名然鄱陽漢舊縣地不應又為歷陵縣山名偶同不足據也江州德安雖為近之然所謂數淺原者其山甚小而卑亦未見其為在所表見者惟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

大宜所當紀志者而皆無攷據恐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姑俟知者過經過也與導岍逾于河之義同孔氏以為衡山之脉連延而為敷淺原者亦非是蓋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其非衡山之脉連延過九江而為敷淺原者明甚且其山川崗脊源流具在眼前而古今異說如此况殘山斷港歷數千百年者尚何自取信哉岷山不言導者蒙導嶠冢之文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

釋經過古禾古卧二反陸氏無音按陸氏於諸經中過字或音古禾或音古卧未詳何音為正何音為借

此章蔡傳云過經過也則當為平聲然世俗相承多只作去聲讀於義亦未害姑兩存之後過洛汭過洛水過三澨過九江

傳傳易山漢志師古曰傳音數易古陽字之類並同為應去聲見形甸反上下並同間去聲

斷徒玩反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瀋川也弱水見雍州合黎

山名隋地志在張掖縣西北亦名羌谷流沙杜佑云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水之疏導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派別而詳記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濬川之功自隨山始故導水次於導山也又按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禹敘山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也仁山金氏曰敘水之原委舉大以知小又曰弱水黑水河水皆自崑崙而分考崑崙者無定所三源之間即崑崙可知蓋地形最高處山即是崑崙其自窮石南至岷山東及秦隴層巒疊嶂皆其山體之內羣峰耳西谷則為弱水西流矣南谷則為黑水南流而三危岷山脊西之水皆入焉河出崑崙乃其東北谷凡青海浩疊湟洮皆其諸源禹導河則自積石而下積石至龍門甚遠中間音釋傳疏音疎別治壺口梁岐已見冀州故此不書

音釋傳

筆列反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地志出犍為郡南廣縣分關山水經出張掖雞

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珥河曰麗水曰瀾諾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按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為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為黑水而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綽以麗水為黑水者恐其狹水不足為界其所稱西珥河者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嶺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

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音釋傳叙于三危者又為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

音釋傳

捷音虔珥唐志作洱音二彌音彌浩音若此字但見丁度集韻化韻並不收要平聲葉榆漢志益州郡有葉榆

澤師古云葉音弋涉反別筆列反滇音顛西南夷地名亦國名舊音隨水名漢武帝置越雋郡言越此水也宕

浪反應去聲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

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

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積石龍門見雍州華陰華山之北也

底柱見導山孟地名津渡處也杜預曰在河內郡河陽縣南今孟州河陽縣也武王師渡孟津者即此今亦名

富平津洛汭洛水交流之內在今河南府鞏縣之東洛之入河實在東南河則自西而東過之故曰東過洛汭

大伾孔氏曰山再成曰伾張揖以為在成臯鄭玄以為在修武武德臣瓚以為修武武德無此山成臯山又不再成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伾也按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故禹記之若成臯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無險礙如龍門底柱之須疏鑿西去洛汭既已太近東距泒水大陸又為絕遠當以黎陽者為是泒水地志在信都縣今冀州信都縣枯泒渠也程氏曰周時河徙砮磔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與禹河迹大相背戾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即禹之故河孟康以為王莽河非也古泒瀆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大抵北向而入故河於信都之北為合北過泒水之丈當以信都者為是大陸見冀州九河見兗州逆河意以海水逆潮而得名九河既淪于海則逆河在其下流固不復有矣河上播而為九下同而為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耳今按漢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云河有兩源一出

蔥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至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出積石又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積尾曰悶磨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遂濁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國西南二說恐薛氏為是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底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泝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於山其地皆可攷自大伾而下垠岸高於平地故決齧流移水陸變遷而泝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

方向辨其故迹則猶可考也其詳悉見上文又按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濶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今按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誦讀相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於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之學極博不知此說又何所考也音釋經華胡化胡瓜二反底與砥通伍普悲部傳修武武德二鄙二反字本作岬或作師澤孔傳作降縣名並屬河內郡瓚在早才贊二反註漢書人名不知其姓故但稱臣瓚或云姓薛疏音疎矜磔音伶歷背音佩穿樞絹反復扶又反傳柱戀反于闐音田西域國名使去聲塞先代反降胡江反去上聲齟齬上壯所牀吕二反下偶詐

反齒不相值也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

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漾水名水經曰漾水出隴西郡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即禹貢所謂嶓冢導漾者其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逕葭萌入漢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酈道元謂東西兩州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者是也水源發于嶓冢為漾至武都為漢又東流為滄浪之水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為者明非他水也三澨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澨水至復州景陵縣界來又名汭水疑即三澨之一然據左傳漳澨澨澨則為水際未可曉也大別見導山入江在今漢陽軍漢陽縣匯迴也彭蠡見揚州北江未詳入

海在今通州靜海縣今按彭蠡古今記載皆謂今之番陽然其澤在江之南去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饒信徽撫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隆興南康數州之流非自漢入而為匪者又其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湖口皆石山峙立水道狹甚不應漢水入江之後七百餘里乃橫截而南入于番陽又橫截而北流為北江且番陽合數州之流豬而為澤泛溢壅遏初無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遏月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今湖口橫渡之處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番陽之清漲不見所謂漢水匯澤而為彭蠡者番陽之水既出湖口則依南岬與大江相持以東又不見所謂橫截而為北江者又以經文考之則今之彭蠡既在大江之南於經則宜曰南匯彭蠡不應曰東匯於導江則宜曰南會于匯不應曰北會于匯匯既在南於經則宜曰北為北江不應曰東為北江以今地望參校絕為反戾今廬江之北

有所謂巢湖者湖大而源淺每歲四五月間蜀嶺雪消大江泛溢之時水淤入湖至七八月大江水落湖水方洩隨江以東為合東匯北會之丈然番陽之湖方五六百里不應舍此而錄彼記其小而遺其大也蓋嘗以事理情勢考之洪水之患惟河為甚意當時龍門九河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親涖而身督之若江淮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況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但意如是巢湖江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為甚衆也以此致誤謂之為匯謂之北江無足怪者然則番陽之為彭蠡信矣仁山金氏曰東匯澤為彭蠡朱子以為多句東為北江入于海鄭漁仲以為羨文又曰漢匯彭蠡朱子文集語錄辨說甚詳史官追述豈能盡無差失此當先敘江而後叙漢則彭蠡在江條之內似無甚礙又會于匯宜

作會于漢蓋江迤北正與漢會至彭蠡湖口則江勢已東且微南矣匪字或因上文而誤中江北江或當時方

言自有此名以識音釋經漾餘亮反浪音郎說大音來江漢合流之別

胡對戶傳璩音渠漢楚嫁反漳滏見宣公四年蓬滏上賄二反羽委反見昭公二十三年贛音紺又貢感二

音以章贛二水合流名州應平聲下同仰魚向反資也下同巢鉏交反本作灤廣韻音子小反漢書注在廬江

合肥縣淤依据反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舍音捨疏音疎

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沱江之別

流於梁者也澧水名水經出武陵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江鄭氏云經言道言會者水也言至者或山

或澤也澧宜山澤之名按下文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非水明矣九江見荊州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

也地志在廬江西北者

音釋經

別皮列反澧音禮迤移爾反

傳

與去聲

道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

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沅水濟水也發源為沅既東為

濟地志云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今絳州垣曲縣山也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沅水既見而伏東出於今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餘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是為濟水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溢滿也復出河之南溢而為滎滎即滎波之滎見豫州又東出於陶丘北陶丘地名再成曰陶在今廣濟軍西又東至于菏菏即菏澤亦見豫州謂之至者濟陰縣自有菏沅濟流至其地爾沅北汶也見青州又東北至于東平府壽張縣安民亭合汶水至青州博興縣入海唐李賢謂濟自鄭以東貫

消曹鄆濟齊青以入于海米朝樂史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酈道元謂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脉水不與昔同然則滎澤濟河雖枯而濟水未嘗絕流也程氏曰滎水之為濟本無他義濟之入河適會河滿溢出南岬溢出者非濟水因濟而溢故禹還以元名命之按程氏言溢之一字固為有理然出於河南者既非濟水則禹不應以河支流而冒稱為濟蓋溢者指滎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滎清則滎之水非河之溢明矣沈經所書單立導沈條例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脉絡可考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南豐曾氏齊州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

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達也濟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奚獨於滎澤疑哉吳興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疏痰蓋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非之顧弗深考耳仁山金氏曰濟自王莽末年入河不復南出伏流地下今清河特其故道

音釋

經

沈音充濟上見形向反下同李賢高宗章懷太子註後

漢書滑戶八反州以滑臺得名秦東郡也鄭音運應平聲悍音旱洎白各反安靜也趵突上音剥足擊聲下陀

沒反今濟南府城西有碑云趵突泉土人呼為豹度蓋
字與音皆轉矣而見如字樂庭各反音與柏同春秋桓
公十八年會齊侯于樂註云水出濟南歷城縣西
北入濟陸音盧薦反又力各反又音洛過古禾反
導淮

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

柏導之耳桐柏見導山泗沂見徐州沂入于泗泗入導
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

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

于河

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餘並
見雍州孔氏白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蔡氏以

為其說怪誕不經而鄉人乃謂誠有此事蓋蔡氏之所
未見也酈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
自鳥鼠同穴導之耳陳氏櫟曰澧涇漆沮皆入渭渭入
河東會于澧即澧水攸同也東會于涇即涇屬渭內也

東過漆沮卽漆沮既從也澧涇大與渭並故曰會既得澧涇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前分言於雍而自源徂流言於音釋經澧音豐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澠又東此也

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熊耳盧氏之熊耳也餘並見豫州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

導之耳按經言嶠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於嶠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沅水不言山者沅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仁山金氏曰凡禹貢地理間有於今不同者或古今名號

之殊或人力開塞之異或陵谷海陸土石消長之變新安陳氏曰此卽豫州伊洛瀍澗之源流也伊瀍澗皆入洛而洛音釋傳盧氏縣名屬弘農郡見形九州攸同四入河耳

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隩隈也李氏曰涯內近水為隩陂障也會同與灘沮會同同義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此蓋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陳氏大猷曰禹貢書法簡嚴經於每州惟舉一隅至此總結之以見九州之所同如宅土惟言於兗雍故此以四隩既宅總之旅山惟言於梁雍故此以九山刊旅總之經所載川澤雖多然九州之川澤不止是也故以九川九澤之滌陂總之經雖各載達河之道而四方之趨帝都

者不止是也故以四海會同總之上官氏曰天下山水見於禹貢者四十有五而九水為大九山為高大者既導則小者無不順矣高者既治則下者無不平

音釋經

矣此九山九川所以敘於九州攸同之後也

六府

隕於六於到二反隈厓也傳

六府

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孔大也水大也金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底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禮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九州土穀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穡之類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故曰成賦中邦復齋董氏曰九疇先五行

五行一曰水水土治則六府皆理呂氏曰
音釋傳土宜周禮註十

底慎其心也則壤其迹也木末皆備
二邦土各有所宜也
錫土姓錫土姓者言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左傳所

壤亦土也變言耳
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
音釋傳昨存故反說文云祭福肉也昨之土者言

分太社之土以與
諸侯如分祭內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台我也距違也禹平水土定土

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當敬
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
音釋經

台音怡行
胡孟反
傳見先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

納銍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服

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
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半藁也半藁

去皮曰秸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為近非惟納總
銓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於秸言之者總前二
者而言也粟穀也內百里為最近故并禾本總賦之外
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麤皮
納也外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去其
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麤也
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者也仁山金氏曰古者賦
役不兩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粟米皆輸至三百里而
三百里之民為之服轉輸於都故輕其賦百里總二百
里銓古人均輸之法以御遠近勞費又曰每服之中又
分二三節此周制九服所由分也禹貢每服五百里指
一面約計周制每服五百里合兩面通計古者井田之
制道路徑直後世阡陌既開道里迂曲古者計勾股後
世計人迹又尺有長短此古今里數遠近之分陳氏大
猷曰禹之甸法達於天下而王畿特以甸名蓋農事國
之本也京師之地聲名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

其民易以棄本逐末制名必曰甸服所以示務本之義制賦必以稼穡所以責務本之實蓋務農重穀率天下

以歸也音釋經甸當練反總作孔反字當作穗禾聚束也銍陟栗反說文云穫禾短鎌也以銍獲禾

即以充賦因謂之銍小爾雅云禾穗謂之穎截穎謂之銍桔訖點反傳藁去上聲下去藁去其並同內去如

字量平聲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服

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先

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呂氏曰采邑如今之職田

言男則子在其間言音釋經采倉代反傳卿大夫邑地侯則公伯在其間又幽宰反漢刑法志註

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此言天子之卿大夫也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

二百里奮武衛

綏安也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按度

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陳氏大猷曰綏服內安中國外安邊疆也內三百里非全無武衛以文教為主外二百里非全無文教以武衛為主文教以善其生武衛以護其生民斯安矣又曰武以衛言保護而已治世武事易弛故奮以修之聖人不黷武亦不廢武也與後世恃小康而銷兵者異矣

音釋傳

度達各反介如字間厠也漢書介居河北音憂

五百里要服三百

里夷二百里蔡

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綏服

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左傳云蔡蔡叔是也音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音

釋經

要平聲蔡素葛反陸氏於此無音今蔡傳引蔡蔡叔爲證則陸氏於左傳音素達反當從之韻作蔡

傳

羈縻上居宜反馬絡頭也下忙皮反牛綱也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其義羈縻不絕而已註云制四夷如

牛馬之受羈縻也唐地理志有羈縻州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略之者視要服爲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按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籍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閭閻之間舊爲蠻夷淵藪

而今富庶繁衍遂爲上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爲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爲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爲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若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也馬氏曰侯甸綏爲中國要荒已爲夷狄聖人之治詳內略外觀五服名義可見治中國則法度宜詳治以必治也治夷蠻則法度宜略治以不治也觀至于五千見德化之遠及觀要荒二服見法度之不及及聖人不務廣地而勤遠略可見矣國語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甸服供日祭侯服供月祀賓服供時祭要服供歲貢荒服則王

事天子因併及焉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
賓服邦內為天子畿內之地邦外為邦畿之外也方百
里之地謂之侯服皆圻也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
圻五百里五圻則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
者常以服貢賓見于王也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
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夷
蠻要服戎狄荒服周禮衛圻之外曰蠻圻去王城三千五
百里夷圻去王城四千里周禮行人職衛圻外謂之要
服此言蠻夷要則夷圻朝貢與蠻夷同也戎狄去王城
四千五百里至五千里四五百里為鎮圻五千里為
蕃圻在九州之外荒裔之
音釋傳別筆列反并去聲涿
竹角反上谷郡有涿
地與蠻夷同故謂之荒
鹿山因以名州易夷益反因水名州藉慈夜反猶言借
也閩音民東南越地累居代反要平聲別必列反五長
聲上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

玄圭告厥成功

漸漬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舉

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錫與師錫之錫同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為贄而告成功于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林氏曰此又推聖化所極至而言之朔南不言所至以下文四海見之也陳氏櫟曰禹貢一書雖紀平水土制貢賦之事而躬行教化之精微寓焉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躬行德以為教化之本也曰文教聲教教化之流行而躬行之效驗也後之山經地志與財用之書有是哉

音釋

經漸將傳反敷救反

甘誓

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在扶風鄠縣誓與禹征苗之誓同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

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篇書有六體誓其一也今文古

大皆有按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受禪啓啓獨繼父以是不服亦臆度之耳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妣邳周有徐奄則有扈亦三苗徐奄之類也音釋傳扈鄆二字並侯古反禪時戰反度達各反觀去聲又平聲左傳陸音館觀國在衛頓丘漢志云即東郡畔觀縣音工喚反妣陸音西典西禮二反韻又疏臻反商諸侯邳貧悲反商諸侯今下邳縣也奄衣檢衣廉二反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六卿六卿之卿也按周禮卿大夫每卿卿一人六卿六卿平居無事

則各掌其卿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卿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

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
怙強稔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
書曰大戰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音釋傳去聲周禮夏
之罪而為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官司馬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稔忍甚反著陟
慮反明也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重其事故嗟歎而告

有事於六軍者皆是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

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餘汨五行而殛死沉於威侮之者乎

三正孔氏曰天地人之正道怠惰棄厭言亂常也林氏曰舊以為子丑寅之正然商方有改正朔之事夏以前未聞也此但言其廢三綱五常耳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虐下背上獲罪于天天用勦絕其命今我伐之

惟敬行天

之罰而已

音釋經

勦字當作剿予小反絕也說文云書

說文勦勞也於此義不通蓋篆

傳

背音

左不攻于左汝

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

命

左車左右車右也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

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馬

之驅馳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

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是車左主射

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車右

主擊刺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說過也蓋左右

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各

指其人以責其事而欲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

音釋傳

治平聲射食亦反刺七賜反直殺也蔽側鳩反左傳用

註矢之善者折馘上之列反下古獲反斷皆還音旋

欠宅曰豈

書傳會選

四十三

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戮殺也禮曰天子巡狩以遷廟

主行左傳軍行祓社蒙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社孥子也孥戮與上戮字同義言若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併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或曰戮辱也孥戮猶秋官司厲孥男子以為罪隸之孥古人以辱為戮謂戮辱之以為孥耳古者罰弗及嗣孥戮之刑非三代之所宜有也按此說固為有理然以上句考之不應一戮而二義蓋罰弗及嗣者常刑也予則孥戮者非常刑也常刑則愛克厥威非常刑則威克厥愛盤庚遷都尚有剗殄滅之無遺音釋經社常者反育之語則啓之誓師豈為過哉音釋經社常者反傳數勿反祭也見宣公四年孥男子周禮司厲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註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

於罪隸春人橐人之官也引此
書為證但擊字作奴應平聲

五子之歌

五子太康之弟也歌與帝舜作歌之歌
同義今文無古文有陳氏經曰禹功在

萬世觀河洛者思之再傳一為游畋而民遂貳何
也民之於禹如賴慈母一遇太康如嬰兒失母啼
號無依所以貳也然羿能奪之一時不能禁民思
禹於他日少康一成一旅卒祀夏配天非民之不

忘禹
耶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

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太康啓之子尸如祭祀之尸謂居
其位而不為其事如古人所謂尸

不豫尸官者也豫樂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
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夏之先生非不遊

豫蓋有其節皆所以為民非若太康以逸豫而滅其德也民咸貳心而太康猶不知悔乃安于遊畋之無度言其遠則至于洛水之南言其久則十旬而弗返是則太康自棄其國矣仁山金氏曰太康尸位十九年為羿距河不能復濟遂居陽夏今開封太康縣乃其故城二十九年崩弟仲康立

音釋傳

樂音洛為民上去聲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或曰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也或曰羿善射者之名賈逵

說文羿帝謦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羿因民不堪命距太康于河北使不得返遂廢之呂氏曰姦雄何代無之我之勢固彼無因而入苟有間隙彼必投之羿之變所以因民弗忍也因者明禍亂在此不在彼秦不築長城起阿房勝廣何所因陷不伐遼東遊江都李密王世充何所因民不堪命距太康于河北

音釋經

羿研計反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

從僂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御待也怨如孟

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也小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疎也五子知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離散之不可保憂愁鬱悵慷慨感厲情不自己發為詩歌推其亡國敗家之由皆原於荒棄皇祖之訓雖其五章之間非盡述皇祖之戒然其先後終始互相發明史臣以其作歌之意序於五章之首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小程序以言其作詩之義其原蓋出諸此陳氏大猷曰五章俯仰節奏怨而不怒真溫柔敦厚

音釋經

從如傳

弁蒲官反悵音邑

其一曰皇祖

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此禹之訓也皇大也君之

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侔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猶身體相資以生也故勢疎則離情親則

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疎之也且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本既不固則雖強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矣其一音釋經近目其二或長幼之序或作歌之序不可知也

傳分扶問反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

長上聲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予若朽索之馭六馬

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予五子自稱也居失人心則為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亦能勝我矣

三失者言所失衆也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腐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馬也以喻其危懼可畏之甚為人上者奈何而不敬乎前既引禹之訓言此則以已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申結其義也陳氏大猷曰失至音予三不望其復改頻復之凶也民怨之蓄必深矣

音

釋經

見形何反索昔各反馭與御同

傳

背音佩幾音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

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此亦

禹之訓也色荒惑壁寵也禽荒耽遊田也荒者迷亂之謂甘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宇棟宇也彫繪飾也言六

者有其一皆足以致滅亡也禹之訓昭明如此而太康獨不念之乎此章首尾意義已明故不復申結之也真

氏曰禹訓六言二十四字耳古今亂亡之釁靡不由之凜乎不可犯也

音釋經

甘如字又音酣

傳

嬖卑義反耽都含反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

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堯授舜舜授禹皆

都冀州言冀方者舉中以包外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底致也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

紊亂其紀綱以致滅亡也陳氏大猷曰道者君其四曰天下之本紀綱者維持天下之制皆不可缺也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

府則有荒隆厥緒覆宗絕祀

明明明而又明也我祖禹也典猶周之六典則猶周

之八則所以治天下之典章法度也貽遺關通和平也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鈞與石五權之最重者也關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和平以見人情兩平無乖爭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於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為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何太康荒隆其緒覆其宗而絕其祀乎又按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者又音釋經覆方六反後法度之所自出也故以鈞石言之音釋經不盡音讀者

以義推之

傳

折食列反
為去聲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

予予將疇依鬱陶予予心顏厚有怵怩弗慎厥德雖悔

可追

曷何也嗚呼曷歸歎息無地之可歸也予將疇依彷徨無人之可依也為君至此亦可哀矣仇予之

予指太康也指太康而謂之予者不忍斥言忠厚之至也鬱陶哀思也顏厚愧之見於色也怵怩愧之發於心也可追言不可追也陳氏大猷曰太康失邦咎在不敬慎耳始之曰奈何不敬終之曰弗慎厥德敬慎乃一篇之綱領耳故曰敬勝音釋經怵女夷反傳彷徨音旁皇怠者吉怠勝敬者滅音釋經

反句

脩征

脩國名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以征名實即誓也仲康丁有夏中衰之運羿執國政社

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命肩侯以掌六師肩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能行羿不道之誅明義和黨惡之罪然當國命中絕之際而能舉師伐罪猶為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夫子所以錄其書者以是歟今文無古文有或曰蘇氏以為羲和貳子羿忠於夏者故羿假仲康之命命肩侯征之今按篇首言仲康肇位四海肩侯命掌六師又曰肩侯承王命徂征詳其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遣即肩侯能承命致討未見貳仲康不能制命而罪肩侯之為專征也若果為篡羿之書則亂臣賊子所為孔子亦取之為後世法乎

音釋傳

將去聲纂初患反

惟仲康肇位四海肩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

厥邑肩后承王命徂征

仲康太康之弟肩侯肩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為大司馬也仲康

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義和之命必
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
故義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林氏曰羿廢太康而立
仲康然其篡也乃在相之世仲康不為羿所篡至其子
相然後見篡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仲康也
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即位之
始即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
邸即皇帝位夜拜宗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義
和之罪雖曰沉亂于酒然黨惡於羿同惡相濟故胤侯
承王命往征之以翦羿羽翼故終仲康之世羿不得以
逞使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耶義
氏和氏夏合為一官曰胤后者諸侯入為王朝公卿如
禹稷伯夷
謂之后也

音釋傳

相去聲邸典禮
反朝馳遙反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

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徵驗保安也聖人謀訓明有徵驗可以定安邦國也下文即謀訓之

語天戒日蝕之類謹者恐懼修省以消變異也常憲者奉法修職以供乃事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於下百官之衆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為明明后也又按日蝕者君弱臣強之象后羿專政之戒也義和掌日月之官黨羿而不言是可赦乎

音釋經

徵知陵反此字無證音以

避宋諱代之耳

傳省悉井反

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

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道人宣令之人木鐸金口木舌

施政教時振以警衆也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即治官之屬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亦此意也官以職言師以道言規正也相規云者胥教誨也工百工也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而不存故言無微而可

略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官師百工不能規諫是謂不恭不恭之罪猶有常刑何況於畔官離次倣擾天紀者乎蔡元度曰周景王鑄無射伶州鳩諫曰匱財罷民心莊丹楹刻桷匠慶諫曰無益於為而替前人之令德工執藝事以諫皆此類也

音釋

經道慈秋反鐸達各反徇松潤反

傳

令去聲帥惟率治平聲

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倣擾天紀遐棄

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

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次位也官以職言次以位言畔官則

亂其所治之職離次則舍其所居之位倣始擾亂也天紀則洪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歷數是也蓋自堯舜命羲

和歷象日月星辰之後為義和省世守其職未嘗紊亂至是始亂其天紀焉遐遠也遠棄其所司之事也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漢書作輯集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宿也按唐志曰蝕在仲康即位之五年瞽瞍樂官以其無目而審於音也奏進也古者日蝕則伐鼓用幣以救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則否今季秋而行此禮夏禮與周異也書夫小臣也漢有上林書夫庶人庶人之在官者周禮庭氏救日之弓矢嗇夫庶人蓋供救日之百役者曰馳曰走者以見日蝕之變天子恐懼于上嗇夫庶人奔走于下以助救日如此其急義和為歷象之官尸居其位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象以于先王之誅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也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救者也今日蝕之變如此而義和罔聞知是固干先王後音釋經畔與叛通離如字又力智傳治平聲舍時之誅矣反倣昌六反曰先先見反音捨宿音

秀下同日蝕在五年傳言仲康即位次年征羲和而此
引唐志又云五年方日蝕然以經文聲位二字觀之當
從前說經世書亦云次年供音恭見
形旬反政治去聲後時上胡茂反
今予以爾有衆奉

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將行也我

以爾衆士奉行天罰爾其同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承
天子之威命也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
之命胤侯得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羲和得諸侯敵
愾之義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其
辭曲其音釋傳愾口既反怒也左傳云諸侯火災崑岡

敵王所愾摟音樓迂雲俱反

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

染汙俗咸與惟新

崑出玉山名岡山脊也逸過渠大也言火災崑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

之苟為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
害有甚於猛火不辨玉石也令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
脅從之黨則罔治之黷染汚俗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其
誅惡宥善是猶王者之師也今按盾征如稱義和之罪
止以其畔官離次倣擾天紀至是有脅從舊染之語則
知義和之罪當不止於廢時亂日是必聚不逞之人崇
飲私邑以為亂黨助罪為惡者也盾后徂征隱其叛逆
而不言者蓋正名其罪則必鋤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有
未足以制后羿者故止責其曠職之罪而實誅其不臣之心也
音釋經藏將廉反脅虛
治平聲焉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
士懋戒哉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
威蓋軍法不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
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而復
嗟歎以是深警之欲其勉之戒懼而用命也

書傳會選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書傳會選卷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錄監生臣陸紹臺

欽定四庫全書

書傳會選卷二

明 劉三吾等 撰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音釋傳

契私列反字本作僕史記云黃

帝之曾孫帝嚳生契又傳十三世生湯

湯誓

湯號也或曰謚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譁於往伐故湯喻以弔伐之意

蓋師興之時而誓于亳都者也今文古文皆有

音釋傳

謚神至反亳白各反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

罪天命殛之

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也格至台我稱舉也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居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

非稱亂也林氏曰非天吏而伐有罪猶不為士師而擅殺人也為天吏而不伐有罪猶為士師而故縱罪人也

音

釋經

台音怡本篇及後諸篇竝同稱平聲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

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

不正

穡刈穫也割斷也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桀之虐焰所不及故不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亳邑之衆

舍我刈穫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

音釋經舍音

捨斷都管反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

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還絕也割剗割夏邑之割時是也湯又舉商衆言桀雖
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為重役以窮民力
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
疾視其君指曰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
之俱亡蓋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
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
日亡吾乃亡耳故

音釋經

喪去聲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

民因以日目之

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
孥戮汝罔有攸赦

賚與也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也禹之征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

勲至啓則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陳氏
櫟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今桀虐其民民欲其
速亡如此人心之所歸即天命之所在人心之所離即

天命之所棄也天命湯伐之湯敢違天乎湯之誓師拳
拳惟以天言曰天命殛之曰予畏上帝曰致天之罰非
湯伐之天伐之也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予
弗順天厥罪惟鈞其心一也克辯之授受禹啟之傳繼
湯武之征伐事雖不同其順乎
天適乎時合乎義一而已矣

仲虺之誥

仲虺臣名奚仲之後為湯左相誥告也
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

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喻衆也此但告
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衆而言
蓋非特釋湯之慚而且以曉其
臣民衆庶也古文有今文無
音釋經虺許偉反

又作歸

傳

奚仲左傳哀公元年薛寧曰薛之皇祖
作歸

大夫仲虺奚仲之後也相去聲先見反後胡茂
反曉其臣民誥即告也上下可通用如召誥洛誥

多以下告上亦名篇曰誥此篇自佑賢輔德以下皆進戒之辭故亦曰誥不必言曉其臣民也

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放之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為口實也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主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皆利之人安得不以為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輒陳氏標曰觀湯之慚湯之本心見矣蓋以居萬世君臣之始變也仲虺釋其慚始則美之又慮其愧心既釋驕心或生故終復警之

音釋傳

藉慈夜反好去聲

仲虺乃作誥

大臣引君當道如此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

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繼禹舊服

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詔以解釋其意歎息言民生有耳目口鼻

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所以為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墜陷也塗泥炭火也桀為民主而反行昏亂陷民於塗泥既失其所以為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天錫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為智足以有謀非勇智則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表正者表正於此而影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所服行也此但卒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而已天者典常之理所自出而典常者禹之所服行者也湯革夏而繼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正以是也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為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

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
子之言則仲虺之意也

音釋經

續作惡去聲治平
管反傳替夫立上音

扶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滅式商受

命用爽厥師

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滅善式用爽明師
衆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桀知民心

不從矯詐誣罔託天以惑其衆天用不善其所為用使
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吳氏曰用爽厥師續下文
簡賢附勢意不
相貫疑有脫誤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

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

之德言足聽聞

簡略繁多肇始也戰戰恐懼貌言簡賢
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寔多徒衆肇我邦

於有夏為桀所惡欲見翦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
鋤治簸揚有必不相容之勢商衆小大震恐無不懼陷

于非罪況湯之德言則足人之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
以苗粟喻桀以莠稗喻湯特言其不容於桀而迹之危
如此史記言桀因湯於夏臺湯之危屢矣無道而惡有
道勢之必至也葉賀孫問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據古注
作道德善言竊意言足聽聞自當作一句讀言吾之德
言之足使人聽聞未知是否朱子曰是若然則傳內言
則足人之聽聞音釋經寔丞職反與實字異音同義莠
亦當作一句是音釋經以九反草似苗者稗卑履反音
與乚同不成粟者足或云周禮大司徒注給足陸氏云
劉音子喻反故韻書子邁反下釋云足其不足曰足然
陸氏於諸經中但足恭之足音將樹反而給足之足竝無
音又案詩行露篇以屋獄足為韻則但如本音矣姑記
於傳所惡去聲下同治平聲夏臺史記索隱云
此傳獄名夏曰鈞臺皇甫謐云地名在陽翟

惟王不

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

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邇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

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澄澈然後用人處已而莫不各得其當懋也繁多之意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言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已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已之不善者無不改不忌能於人不吝過於已合併為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處已者如此而於臨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謂之能者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矣湯之德足人聽聞者如此陳氏櫟曰六經言仁自克寬克仁始遂開萬世言仁之端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以心德之體言則仁為體寬為用以愛之用言則寬以容人仁以愛人皆用也德莫大於仁湯之

克仁實自不邇不殖之無私欲始歟

音釋經職反傳

近臣靳反處上聲下
同當去聲合音閣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

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奚

予后後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葛國名伯爵也餉饋也仇餉與餉者

為仇也葛伯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
往耕老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葛始
也奚何徯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者如此則近
者可知也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
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
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
愛戴歸往於商者非一日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
之役也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
其征伐之時唐虞都兪揖遜氣象依然若存
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音釋經
居

曷反漢志葛國在陳留寧陵縣葛鄉唐隸宋州東距南
毫六十里經世書紀年云湯戊寅歲征葛越十八年乙
未伐

傳

染音咨盛時征反復扶又反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

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前既釋湯之慚此下因以勸勉之也諸侯之賢

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說文曰傷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傷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之所
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

音釋經

推通惡惡上去回反傳聲下如字

德日新萬

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
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

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德曰新者日新其德而不已也志自滿者

反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廣日新之義歟德曰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見疎也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則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為為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知已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用而無拂逆之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與仲虺言懷諸侯之道推而至於修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捨

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有師焉後世之不如古
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明也仲虺之論邈流而
源要其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音釋經好去傳見形甸
一語其可為帝王之大法也歟

夫音扶舍音

捨要平聲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

天道永保天命

上文既勸勉之於是歎息言謹其終之
道惟於其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終

者未之有也伊尹亦言謹終於始事雖不同而理則一
也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
之天之道也欽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按仲虺之
誥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
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
日未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合離之機天道福善禍淫
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已乃有無窮之恤以深
慰湯而釋其慚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慚恐

來世以為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
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音釋經

分扶問反

湯誥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文有

音釋傳

朝馳遙反

更平聲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亳湯所都
在宋州穀熟縣

王曰嗟

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

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皇大衆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

所謂秉也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

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
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
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
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於天下者如此
之重

音釋經

恒胡反傳行胡孟反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

也

登反扶

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竝告

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言桀無有仁愛但為殺戮天下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
毒之螫不可堪忍稱冤於天地鬼神以冀其拯已屈原
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天之道善
者福之淫者禍之桀既淫虐故天降災以明其罪意當
時必有災異之事如周語音釋經罹鄰知反荼螫施
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音徒祇音祈傳隻反

蟲毒也呼去聲伊洛竭而夏亡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

韋昭云禹都陽城伊洛所近也

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

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肆故也故我小子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

桀之罪也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聿遂也元聖伊尹也

音釋傳

戮字當作勦古通用

音六陸又音力彫反說文力周反并力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

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孚允皆信也僭差也賁文之著也殖生也上天信佑下民故夏

桀窳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賁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

音釋經

賁彼義反傳差初

反加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

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輯和戾罪隕墜也天使我輯寧爾

未知已得罪於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

音釋傳

予音

凡

我造邦無從匪彛無即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夏命已黜

湯命維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彛法即就愾慢也匪彛指法度言愾淫指逸樂言典常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

音釋經

造在早反

傳

更平聲

爾有善朕弗

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

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不

達已有罪不敢以自恕簡閱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為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

聖人厚於責已而薄於責人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林氏曰上天降衷于民而以克綏厥猷付之一人爲君者必使天下之人皆不失其降衷之性以安厥猷方無負於天之所付若民有罪是爲君者教之不至所以自棄於愚不肖之地而莫能返非民之罪乃君之罪所以曰罪在朕躬也陳氏櫟曰此所以繳結篇首降衷有性綏猷之言深味之成音釋傳自恕朱子大學或問云湯可謂知君師之職矣音釋傳自恕朱子大學或問云于己以自恕訓自恕朱子大學或問云自赦似亦未的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信也歎息言庶幾能於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也音釋經忱時任反吳氏曰此兼人已而言

伊訓

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錄爲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

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

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

以建丑為正故以十二月為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觀會同班歷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也伊姓尹字也伊尹名摯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湯也冢長也禮有冢子冢婦之名周人亦謂之冢宰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祇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烈功也商頌曰衍我烈祖太甲即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叙事之始辭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

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於序書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湯崩其殯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攷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為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鄠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酉月矣安在其為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為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政厥辟亦以十二

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
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
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
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辦又按孔氏以為湯崩吳
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於殯側
何待於祇見蓋太甲之為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太
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為之服三年之
喪為之後者為之子也太甲既即位於仲壬之柩前方
居憂於仲壬之殯側伊尹乃至商之祖廟徧祠商之先
王而以立太甲告之不言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
祭也奉太甲徧見商之先王而獨言祇見厥祖者雖徧
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金縢之冊雖徧告
三王而獨眷眷於文王也湯既已祔于廟則是此書初
不廢外丙仲壬之事但此書本為伊尹稱湯以訓太甲
故不及外丙仲壬

音釋經

甸則是禹貢五服之制至是

已改爲傳繫音計寅延知反音與夷同又夷真反說見九服矣傳堯典篇數雙遇反下同朝馳還反下同正朔

正謂子丑寅月也朔月一日也日月相合故曰合朔史記歷書註云以建子爲正故以夜半爲朔若建寅爲正則以平旦爲朔是三代改正亦改朔也今按日月之合遲速有定期朔豈可改必會朝發命用此時而已尹字東齋陳氏云三代而上未聞有以字傳者且其自稱曰尹躬則非字明矣孔疏據孫子及呂覽三名摯或自有兩名或更各耳長上聲喪平聲下竝同衍空旱反更平聲夫音扶下同酈音驪離去聲而爲去聲下本爲同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

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

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商之所

宜監者莫近於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率循假借也有
命有天命者謂湯也桀不率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災借
手與我成湯以誅之夏之先后方其懋德則天之眷命
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
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載始也鳴條
夏所宅也亳湯所宅也言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
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都也

音釋經

載如

傳

監音鑒

惟我商王布昭

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布昭數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

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

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初即位之初言始不可以

不謹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孝悌者人心之所同非必
人人教詔之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

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音釋經

長上聲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

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

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人紀三綱五常孝敬之實也上文欲太甲立其愛敬故此言成

湯之所修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綱常之理未嘗泯沒樂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咈逆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為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為難看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為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當斯須替哉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上下人已之間又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

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累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既言夏失天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太甲可樂音洛臣易夷音釋傳益反處上聲數求哲人不思所以繼之哉

俾輔于爾後嗣

數廣也廣求賢哲使輔爾後嗣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

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

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

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

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官刑官府

之刑也巫風者常歌常舞若巫覡然淫過也過而無度也此昵也倒置悖理曰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

也風風化也三風愆之綱也十愆風之目也卿士諸侯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墨墨刑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人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異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及此

音釋經

恒胡登反下同殉松潤反遠于願反耆渠伊反

按說文耆從老從旨則下當從日但此章及文侯之命詩耆而父禮記耆指使耆老周禮伊耆氏之類古註本皆從目唐張參五經文字云下傳

覲刑狄反男曰覲女曰巫倒刀號反好惡

從目者非比毗至反喪去聲

並去聲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

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

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歎息言太甲當以三風十愆之訓敬之於

身念而勿忘也。謨謂其謀言謂其訓。洋洋大孔甚也。言其謀訓大明不可忽也。不常者去就無定也。為善則降之百祥。為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以小善而不為。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而為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也。新安陳氏曰。此篇伊訓太甲於即位之初。始終以興亡寓勸戒。夏以懋德興。桀以弗率亡。初意明矣。繼以湯以聖武興。而欲太甲以愛敬之。良心嗣厥德。勸之也。繼以湯以艱難興。而防太甲以縱欲之私心。敗厥德。戒之也。末章作善降祥。爾德之惟慶。勸之保其所以興作不善之降殃。不德之墜宗。戒之陷於所以亡。而提綱挈領。則在祇厥身之一言。能祇敬其身。則嗣祖德而興。不能祇敬其身。則背祖德而亡。言言忠愛。蓋已豫為太甲憂矣。但猶包涵未明言之。未如太甲篇痛切爾。

太甲上

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三篇相屬成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以

貫篇意若史家紀傳之所載也唐孔氏曰伊訓肆命徂后大甲咸有一德皆是告戒太甲不可皆名

伊訓故隨事立稱也此篇亦訓體今文無古文有音釋傳屬音燭傳柱應反稱平聲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阿倚衡平也阿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平也亦曰保衡

或曰伊尹之號史氏錄伊尹之書先此以發之

音釋經

阿於傳阿倚孔疏云古何反人讀阿倚同音

故阿為倚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謫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

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顧常目在之也謫古

是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伊尹言成湯常目在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我又自能左右成湯以居民衆故嗣王得以大承其基業也陳氏曰此言太甲今日之有天下由先王明德以得天命伊尹自任重以輔先王也有先王創業之祖與尹開國之大臣是以嗣王得承此大業今日豈可忘先生而不念忽尹言而不從哉

音

釋經

監音鑒左右音佐佑辟必益反音與璧同下章並同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

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

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金氏曰

自周當作自君君字篆文似周故誤作周夏之先王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有終故其輔

相者亦不能有終嗣王其以夏桀為戒哉當敬爾所以
為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太甲之意必謂伊
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未必遽至危亡故
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
音釋
經先見並如字自周朱子語錄云二字不可曉或
云周當作君篆文相似而誤也相去聲下同
王惟

庸罔念聞

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之言無所念聽此史記之言

音釋

庸朱子語

錄云六字只作一句讀庸如王庸作書之庸為是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

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昧晦與明

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丕大也顯亦明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士也言湯孜孜為善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求俊彥之士以開導子孫太甲毋顛越

其命以自

音釋傳

澡子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太甲欲敗

取覆亡也

蓋奢侈失之而無長遠之慮者伊尹言當謹其儉約之

德惟懷永久之謀以約失之者鮮矣此太甲受病之處

故伊尹

音釋傳

鮮上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

特言之

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

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也言若虞人之射弩

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

中矣欽者肅恭收斂止見虞書率循也欽厥止者所以

立本率乃祖者所以致用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王能

如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於後

世矣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賢君

之事學而

音釋經

省息井反

傳

矢括孔疏云矢末也說

知者也

括古活反

文云矢括築絃處新安

程泰之云矢之尾末岐而銜弦處也中去聲

王未克變

不能變其舊習也此亦史臣之言

伊尹

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

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狎習也弗順者弗順義理之人也桐成湯墓陵之地伊尹指太甲所

為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成者我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誤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徂往

允信也有諸已之謂信實有其德於身也凡人之不善必有從史以導其為非者太甲桐宮之居伊尹既使其密邇先王陵墓以興發其善心又絕其比昵之黨而革其汚染此其所以克終允德也次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史氏言克終允德結此篇以發次篇之義陳氏曰伊尹此舉蓋處君臣之變者知太

甲之性不過中人平日誘以為惡之近習必多而輔以
為善之大臣尹之外無聞焉孤忠不能勝引誘之衆徒
言不能開迷惑之人遂營祠以居之如見先生之在前
而無羣小之在側善心油然而生而汚習脫然以除此
不言之教達變之權惟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月之開國
元老大臣至公者能之而非泛然之大臣所敢為也又
按千古性學開端於若有恒性之一言其次則習與性
成之言也恒性以天地之性言習與性成以氣質之性
言天地之性氣質之性雖至橫渠張氏始剖判言之然已肇端于湯尹言性之初矣音釋傳從史
勇反下音勇勸也序書作慇懃比毗至反昵尼質反汚音烏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太甲終喪

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
盡文惟衮冕耳此蓋衮冕之服義或然也奉迎也喪既
除以衮冕吉服
奉迎以歸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

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

無疆之休

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為
君者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也

太甲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太
甲不義有若性成一日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天
命眷商陰誘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也向也湯緒
幾墜今其自是有永豈不為萬世無疆之休乎

音釋

經

辟必
益反傳扶夫音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

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

作孽不可追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

之德圖惟厥終

拜手首至手也稽首首至地也太甲致敬於師保其禮如此不類猶不肖也多

欲則興作而亂法度縱肆則放蕩而隳禮義度就事言之也禮就身言之也速召之急也戾罪孽災追逃也既往已往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言不能謹之于始庶幾正教之力以圖惟其終也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夫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復昔之晦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光采炫燿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已豈居成王之下乎

音釋

敗北邁反下同孽魚列反字今作

傳

夫音咤炫

伊尹拜

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修身則

無敗度敗禮之事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誠于上協和于下惟明后然也先王子惠困窮

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

無罰

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己子而惠愛之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

也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懽心當時諸侯竝湯而有國者其鄰國之民乃以湯為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言除其殘虐湯之得民心如此即仲虺后來其蘇之意王懋乃德視乃厥祖

無時豫怠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所

祖之所為不可頃刻而逸豫怠情也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

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思考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不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

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悛邪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甲能是則我承王之美而無所厭數也陳氏大猷曰孝恭聰明懋德之目人君修德必自受病處藥之太甲前日覆湯典刑不惠阿衡由不思孝思恭也既立不明背棄師訓由視溺於近聽惑於邪也今盡此四者病去而德成矣尹恥君不及克舜太甲德成尸責始盡是承王美於無窮也陳氏大猷曰伊訓作於太甲未有過之先尹欲預防其縱故其辭嚴太甲上篇作于太甲有過之時尸不欲激之而微轉其機故其辭婉中篇作於悔過之初尸深自喜慰故其辭溫下篇作於改過之後尸慮其或不克終故音釋經數音其辭深以厲大臣格言淺深有順序故如此音釋經亦

傳
懋
反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

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中誥重誥也天之所

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不常也惟克敬克克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曰敬曰仁曰誠者各

因所主而言也天謂之敬者天者理之所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鯀寡孤

獨皆人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天之位其可

易而為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一德而已太甲遷善未幾而伊尹以是告之其才固有太過人者歟呂

氏曰君必上得天心下得民心幽得鬼神之心始可以當天位天位所以惟艱也

音釋傳重儲用反

幾居豨反易以豨反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

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

亂治固古人有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行之者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畋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與何如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則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矣真氏曰道指全體而言如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是也事指一事而言如太康遊畋桀紂暴虐之類是也必同道乃興宋襄公以不禽二毛自比文王不知一事之同而他事之不副其能興乎苟同事必亡三風十愆或有其一無不亡者興之難而亡之易如此

音釋經

治去聲下同
否俯久反

先王惟時懋

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敬即克敬惟親之敬

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其監視此也

音釋經

令去聲監音鑒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此告以進德之序也中庸論君

子之道亦謂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進德修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呂氏曰自此乃伊尹盡一

以告太甲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無毋通毋輕民事而思其難毋

安君位而思其危

慎終于始

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縱欲以為今日姑若是而他日固改之

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桐宮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

有言逆于汝

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鯁直之言人所難受異順

之言人所易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遽以逆
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遜
于志而聽之以上五事蓋欲太甲矯乎情之偏也陳氏
大猷曰忘其言之順逆而揆諸道之當否合道則逆者
乃所以為遜非道則遜者乃所以為逆前日欲縱之時
尹之言固嘗逆心而臣下之言固嘗有遜志者矣故復
戒以為音釋經鯁反鳴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

萬邦以貞

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弗為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一人者萬

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

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弗思弗為安於縱弛先王之法廢矣能思能為作其聰明先王之法

亂矣亂之為害甚於廢也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之所

以繼作也君臣各盡其道邦國永信其休美也吳氏曰
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背違者辯
言亂政或太甲所失在此罔以寵利居成功己之所自
處者已素定矣下語既非泛論則上語必有為而發也
陳氏曰老氏曰功成而不居蔡澤曰四時之序功成者
去伊尹聖之任者也耕莘之初天下何與於我自惴然
從湯以後則以身任責不容釋矣不幸湯崩主少不明
幾覆商祚身任托孤愈不容釋矣大不得已置君於桐
不容不犯臣子之至難非可諉其責於他人也觀其告
戒拳拳言言忠愛必以先王尹躬對言幸而太甲悔過
修德遂亟復政於君奉身而退尹至是上無負於先王
次無負於太甲下無負於天下以身任重可以釋矣由
其任重恐恐不勝之身而復還其耕莘罵罵自得之身
其欣幸當何如哉此而不退寧無貪戀寵利之疑置君
於桐大不獲己之本心誰白之者伊可謂自任之重自
處之審矣使湯有太甲為之孫而無伊尹為之佐其不

一再傳而覆者幾希尚
何六百年之敢望哉

音釋傳

背音佩有
為去聲

咸有一德

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
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

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
為篇目今文無古文有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伊尹已還政太
甲將告老而歸

私邑以一德陳戒
其君此史氏本序

音釋經

辟必
益反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

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諶信也天之難信
以其命之不常也

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
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

九有九
州也

音釋經

諶時
壬反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

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
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

夏正

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引桀之所
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一德純一之

德不雜不息之義即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之主
享當也湯之君臣咸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
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為建丑正也陳氏櫟
曰臣當先君後已善則稱君今曰尹躬暨湯則臣先君
曰咸有一德則臣儕於君何也蓋尹聖之任湯學焉而
後臣天生齊聖之湯又生元聖之尹君臣同德聖聖相
逢非汎然君臣比也又

音釋經

監音鑒

非天私我有商惟

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上言一德故得天得

民此言天佑民歸皆以音釋傳復音德惟一動罔不吉

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二三則雜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之雜則無往而不凶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災祥在德

故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太甲

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音釋傳

問去聲斷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

為民其難其慎惟和一賢者有德之稱材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材之稱

可盡故曰惟其人夫人臣之職為上為德左右厥辟也為下為民所以宅師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

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慎難者難於任用
慎者慎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和者可否相
濟一者終始如一

音釋經

任如鵠反左右上臧可反下
云九反音與有同與左右厥

辟不同音為並去聲陸氏音為上為民之為去聲為德
為下之為平聲蔡傳無明文朱子語錄云並當作去聲
夫音扶左右厥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

左音佐右音佑

于克一

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為善之要無常者不可
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

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衆善不主於善則
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
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
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
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得與聞焉亦
異乎常人之改過者歟張氏曰虞書精一敦語之外惟

此為精密陳氏櫟曰理之一本萬殊處擇之貴乎精理之萬殊一本處融之貴乎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精以擇之也即所謂惟精也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一以貫之也即所謂惟一也南軒謂精一數語外惟此最為精密伊尹此言即自惟精惟一充廣言之也伊尹樂堯舜之道今復摘其授受微旨以告太甲其欲使君堯舜之心至老而不變也蓋如此

音釋傳

行胡孟反幾音機與去聲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

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人君惟其

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感應之理自然而然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祿者先王所守之天祿也音釋傳以見形烝衆也天祿安民生厚一德之效驗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天子七廟三昭

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
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
教有以淑服乎人而後萬民悅服故曰萬夫之長可以
觀政伊尹歎息言德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時有不
可掩者

音釋經

長上聲

傳

昭如字音韶非避晉諱改也
他形反遷廟也見形向反

后

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

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罔使罔事即上篇民非后罔克
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之意申言君民之相須者如此欲太甲不敢忽也無母
同伊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不同至於取人為
善則初無貴賤之間蓋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散為萬善
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
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
主亦無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言

外之旨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此蓋道體之純全聖
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為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
無間者一也談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
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
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
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音釋經

又在忍反 傳 間去聲下

盤庚上

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圯於河水盤
庚欲遷於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

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於利害不適有居盤
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
下篇既遷後言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
下篇告百官族姓左傳謂盤庚之誥實誥體也三
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三篇合為一史記盤庚
祖乙之曾孫也歷祖乙子祖辛祖辛子開甲開甲

弟祖丁開甲子南庚祖丁子陽甲及盤庚凡七世
都耿矣毫殷毫之殷地也毫殷之別名在河南耿
在河

音釋經

盤陸云本又作般

傳

陽甲湯八世孫祖乙之子自盤庚又傳八王至

武乙復
遷河北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

殷在河南偃師適往

籲呼矢誓也史臣言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有居
盤庚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喻之如下文所云也周
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
盤庚遷都之後于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

音釋經

籲音傳呼去聲

下同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

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曰盤庚之言也劉殺也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

都於耿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
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於卜亦曰此地無若我何
言耿不可居決當遷也陳氏櫟曰既爰宅于茲茲指耿
邑當有述水患之語然後繼以重我民無盡劉方近人
情其如台疑令龜之詞音釋經盡子忍反先王有服恪謹天
此句上下疑有闕文

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

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服事也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先

王猶不敢常安不常其邑於今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先
王而遷且不知上天之斷絕我命况謂其能從先王之
大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亦必有稽卜之事仲丁河
亶甲篇逸不可攷矣五邦漢孔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
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遷殷爲五邦然下文今
不承於古文勢攷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

言祖乙遷邢或

音釋經

恪克各反傳 亶多旱反翼先

若

顛木之有由藥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

業底綏四方

顛什也由古文作𣎵木生條也顛木譬耿

而復生也天其將永我國家之命於殷以繼復先王之
大業而致安四方乎薛氏曰不遷故罔知天之短命則
遷乃天欲永我命也不遷故不克從先王之烈則遷乃
紹復先王之業也陳氏大猷曰京師為諸夏本國都定
則四方安矣承天命復祖業綏四方
三者圖遷之本意故史述於篇首 音釋經 藥牙葛反
字本作𣎵 傳 粵說文引書云若顛木之有𣎵析字從𣎵
又作𣎵 象枝條之形謂已倒之木更生孫枝也而
又反 復扶 又反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

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數教服事箴規也
耿地渴鹵墊隘而

有沃饒之利故小民苦於蕩析離居而巨室則總於貨
寶惟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室故巨室不悅而胥動浮
言小民眩於利害亦相與咨怨間有能審利害之實而
欲遷者則又往往為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不能自達
於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自在位始而其所以教
在位者亦非作為一切之法以整齊之惟舉先王舊常
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已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
他焉惟曰彼在位之臣無或敢伏小人之所箴規焉耳
蓋小民患渴鹵墊隘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汝毋
得遏絕而使不得自達也衆者臣民咸在也史氏將述
下文盤庚之訓語故先發此陳氏大猷曰法度如朝市
室廬之營建道路頓宿之部分去舊即新之區畫之類
遵故事則人情不駭達箴言則
人情不壅此遷都之大綱也

音釋經

數胡
教反傳渴鹵上
思積反

下郎古反鹹地也問去聲難如字又去聲切干結反漢平帝紀註一切者權時之事如以刀切物苟取齊整不顧長短縱橫也又七計反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

傲從康

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汝猷黜乃心者謀去汝之私心也無與母同母得傲上之

命從己之安蓋傲上則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雖盤庚對衆之辭實為羣臣而發以毀民由在位故也陳氏經曰傲上者違王命而不肯從從康者懷苟安而無遠慮羣臣所以不肯遷病根在此二者故直指音釋傳為去聲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其病戒之

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

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逸過也盤庚言先王亦惟

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攸箴在外則不和言言于百姓誹謗多言凡起信於民者皆險陂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詳此所謂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蓋沮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下文人惟求音釋經任如傳誹尼交友陂彼義反舊一章可見

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

作乃逸

荒廢也逸過失也盤庚言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不畏懼於我我視汝

精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

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紊亂也綱舉則目張喻下從上小從大中前無傲之戒勤於田畝則

有秋成之望喻今雖遷徙勞苦而有永建乃家之利申言從康之戒音釋經素音汝克黜

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蘇氏

曰商之世家大族造言以言遷者欲以苟悅小民為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去汝私心施實德于民與汝婚姻僚友乎勞而有功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曰積德云者亦指世家大族而言申言汝音釋傳去上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愔猷黜乃心之戒

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戎大昏強也汝不畏

沈溺大害於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惰之農不強力為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有黍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害林氏曰此篇文勢大抵反覆辯論皆相顧成文既曰若農服田至有秋又曰惰農自安至罔

有黍稷既曰予若觀火又曰若火之燎于原文雖渙散而意則相屬以是知盤庚之言雖信屈聳牙不可遽曉然反覆求之於

音釋經

昏音敏

傳

強平聲下同

汝不和吉言于

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

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憮民猶胥顧于箴

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

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

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吉好也先惡為惡之先也奉承恫痛

相視也憮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况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陷

之於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者言其勢熾雖盛而
殄滅之不難也靖安咎過也則惟爾衆自為不安非我
有過也此章反覆辯論申言傲上之害陳氏大猷曰恫
痛不急去之乃奉而養之猶安其危利其災也既先惡
於始又護疾於今音釋經奉如字孔傳云奉持故陸音
後雖悔之何及矣音釋經孚勇反恫音通陸又勅動反
相去聲愴思廉反燎盧皎力照二反嚮許亮傳復音遲
反古但作鄉今通作向後篇並同撲普卜反腹

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選任古之賢人蘇氏曰人舊則習器

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今按盤庚所引其意在
人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人但謂求人於
世臣舊家云爾詳下文意可見若以音釋經任如古我
舊人為老人又何侮老成人之有

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

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

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胥相也敢不敢也非罰非所當罰也世非一世也勞勞於王家

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故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先王與爾祖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陳氏櫟曰此以世臣與國同休戚感動之乃申國任舊人之意謂汝從我遷我罔不敢用非罰加汝執迷不遷亦不敢用非德福汝又承上撲滅之言以起意而以威恐之以賞勸之也

音

釋經

選須緬須究二反與去聲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

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

猷

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

中有不容但已者弱少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

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

音釋經

射食亦反長如字

傳

中少聲

失照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

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用罪猶言為惡用德猶言為善也伐猶誅也言

無有遠近親疏凡伐死彰善惟視汝為惡為善如何爾邦之善惟汝眾用德之故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其

所當罰也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

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敬汝事整

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林氏曰使驅以刑而迫之遷誰敢違之今其言乃若有所甚畏者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得其心在所欲與之聚耳今日之遷惟欲聚民之所欲而已苟以勢驅而失人心雖能強之遷而民心以離矣故寧為優游不忍之詞開諭其心使知吾之本意既不失民之心亦不害吾之遷此盤庚所以為仁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

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作起而將遷之辭殷在河南故

涉河誕大亶誠也咸造皆至也勿褻戒其毋得褻慢也此史氏之言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

言曉之盤庚之仁也呂氏曰王庭乃道路行宮如周禮掌次是也班次臣在前民在後故升進民於前而告之

音釋經

直當早反造七到反褻私列反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荒廢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

天時

承敬也蘇氏曰古者謂過爲浮浮之言勝也后既無不惟民之敬故民亦保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

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林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保民之憂也保后胥感民亦憂其憂也

音釋經

鮮上聲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

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其非汝

有咎比于罰

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興作視民利當遷而已爾民何不念我以所聞先

王之事凡我所以敬汝使汝者惟喜與汝音釋經共如

同安爾非為汝有罪比于罰而謫遷汝也音釋經字比

毗至傳為去

反聲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民蕩析離居之故欲承汝俾汝康共以大從爾志也或曰盤庚遷都民咨胥怨而此以為丕從厥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夫趨利而避害捨危而就安民心同然也殷亳之遷實斯民所利特其一時為浮言搖動怨咨不樂使其即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音釋傳呼去聲樂音洛下同其心則固其所大欲者矣音釋傳夫音扶舍音捨為去

聲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

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

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

怒局瘳

上文言先生惟民之承而民亦保后胥感今我亦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乃不憂我心之所困

乃皆不宣布腹心欽念以誠感動於我爾徒為此紛紛
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濟必敗壞其所資今汝從上
之誠間斷不屬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沈溺而已詩曰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利害若此爾民而罔或
稽察焉是雖怨疾忿怒何損於困苦乎三山陳氏曰朕
心之所困在於欲遷而民不從也鞠窮也我憂汝民之
憂汝乃不憂我心之憂乃皆大不宣布其心不欽敬其
念以至誠感動我一人苟安而不肯遷是爾自窮自苦
耳

音釋經

恍時壬反下同乘平聲濟子計反載傳間去作代反又昨代反屬音燭廖丑鳩反聲斷

徒玩反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

何生在上

汝不為長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是汝大以憂而自勸也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

其所以亡勸憂之謂也有今猶言有今日也罔後猶言無後日也上天也今其有今罔後是天斷棄汝命汝有

何生理於天乎下文言迂續乃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

音釋傳

樂音洛斷都管反

今予命

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起

穢惡以自臭敗恐浮言之人倚汝之身迂汝之心使汝邪辟而無中正之見也陳氏大猷曰民已涉河復不肯

遷是二而不一也今予命汝一意決往不可疑二起穢惡以自臭敗應上文臭厥載而言使速濟也予恐人蠱

惑汝偏倚汝之身使不正迂曲汝之心使不直身心顛倒利害昏迷喪亡無日

音釋經

迂雲俱反音與

于同廣韻又音迂

予迂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我

所以遷都者正以迎續汝命于天子豈以威脅汝哉用
以奉養汝衆而已呂氏曰舊都圯壞天將斷命今我因
水患未甚而遷是迎迓接續汝之命於天也子
豈以遷徙之事威虐汝乎用以承汝畜養汝耳音釋經

畜許反傳

脅虛業反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

懷爾然

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即上文畜養之意言我思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

懷念爾故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

民

陳父崇大也耿圯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此也高后湯也湯必大降罪疾于我曰何為而虐害

我民蓋人君不能為民圖安是亦虐之也

音釋傳

能為去聲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

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

比故有夾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先

后泛言商之先王幼孫盤庚自稱之辭比同事也喪失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興事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於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

音釋經

此

反至傳

樂音洛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

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

汝不救乃死

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爲我所畜之民也戕害也

綏懷來之意謂汝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固已知之懷來汝祖汝父汝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音

釋經

畜許六反戕慈良反斷都管反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

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

降弗祥

亂治也具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不以生民爲念而務富貝玉者

其祖父亦告我成湯作丕刑于其子孫啓成湯丕乃崇降弗祥而不赦也此章先儒皆以爲責臣之辭然祥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民庶責臣之辭非直爲羣臣言也按上四章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民臣祖父一以義斷之無所赦也王氏曰先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以具貝玉爲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爲甚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爲告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陳氏櫟曰神后言神靈在天音高后言功德崇高與先后皆指先王之遷都者言之

釋傳

治平聲直為去聲斷都玩反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

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告汝不易即上篇告汝于

難之意大恤大憂也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念者君民一心然後可以有濟苟相絕遠而誠不屬則殆矣分猷者分君之所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則知遷徙之議為不可易而不為浮言橫議之所動搖也陳氏櫟曰告汝者一定不易矣永敬我所大憂者汝當以君之心為心也中者人心同然之理何待於設正緣羣臣拘於私情之一偏則中之理亡矣汝不當偏為己計當分汝所謀所念以從上各設中理於心則明見利害自有不偏之準在胸中不至於偏私矣不設中於心音釋經易以歧反遠屬音則人將倚汝身迂汝心也音釋經去聲又如字傳燭可

易夷益反
橫戶孟反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剝

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隕踰越不恭

上命者及暫時所遇為姦為宄劫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剝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
遷徙道路間關恐姦人乘隙
音釋經
夷益反種之勇反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往哉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人

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試用也今我將用汝遷永立乃家為子孫無窮之業也陳氏櫟曰生生生養不窮之道也末二句應前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前以邦言此以乃家言互文見意民惟邦本本固
音釋傳
樂音洛
邦寧必民家永建而後邦國安定矣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盤庚既遷新邑定其所居

正君臣上下之位慰勞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衆之情也此史氏之言

音釋傳

慰勞去聲

曰無

戲怠懋建大命

曰盤庚之言也大命非常之命也遷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盡瘁超事赴

功以爲國家無窮之計故盤庚以無戲怠戒之以建大命勉之

音釋經

無與毋通

今予其敷

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

比讒言予一人

歷盡也百姓畿內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陳氏大猷曰數心腹腎腸謂中懷

無一不布露也歷猶盡也協合也比猶連也百姓通臣民而言前日臣民不肯遷故盤庚不得已以刑罰之說

微之事定之後臣民必有以舊事而自疑得罪者故盤庚謂我布露心腹盡告爾以我志如下文所云是也今汝既從我以遷我必不罪爾衆爾無
音釋經 賢是刃反
懷疑共怒合比讒言以謗議我
音釋經 比毗至反
古

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成湯欲多於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按立政三亳鄭氏曰東成皋南轅轅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降下也依山地高水下而無河圯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嘉績美功也按成皋漢志河南郡成皋縣即虎牢也轅轅在河南緱氏縣東南阪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曰轅轅降谷未詳
音釋傳 契私利反復扶又反按此三亳與當亦在河南
音釋傳 立政篇傳不同亦孔疏所引鄭註但於史傳絕無考據蔡氏以其地
皆岩險故引以釋適于山之語耳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

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今耿為河水圯壞沈溺墊隘民用蕩

析離居無有定止將陷於凶德而莫之救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也肆上帝將復我高

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乃上天將復我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與一二篤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音釋傳

治平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

賁冲童弔至由用靈善也宏賁皆大也言我非廢爾衆謀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害之

實以為當遷者言也爾衆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欲宏

大此大業爾言爾衆亦非有他意也蓋盤庚於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略彼既往之傲惰委曲忠厚之意藹然於言辭之表大事以定

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是而益永盤庚其賢矣哉陳氏櫟曰多于前功以下朱子本疑之弔由靈宏茲責等語

尤難曉姑存舊說而已

音釋經

冲侍忠反音與蟲同按字書當從水旁今書經皆從旁蓋衛包之

誤耳弔音的責符分反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痛隱

也盤庚復歎息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之人庶幾皆有所隱痛於心哉

音釋經

長上聲

傳

復扶

又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相爾雅曰導也我懋勉簡擇導汝以念敬我之民衆

也

音釋經

相去聲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

居敘欽

肩任敢勇也鞠人謀人未詳或曰鞠養也我不任好賄之人惟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為念使鞠

人謀人之保居者吾則敘而用之欽而禮之也陳氏大猷曰新遷之民生理未復尤當視之如傷愛護而封殖

之故總告之曰爾庶幾皆懷惻隱之心我其懋汝簡汝相汝汝當念敬我衆念謂念之而不忘敬謂敬之而不忽也王氏曰導其耕桑薄其稅歛使老幼不失其養鞠人之事也聯其比閭合其族黨相助謀人保居之事也既養之又安之

音釋經

好去聲

傳

任如鵠反陸音而林反

今我

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羞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

否者非我之意即不屑好貨之謂

音釋經

否俯久反

無總

于貨寶生生自庸

無母同總聚也庸民功也此則直戒其所不可為勉其所當為也

式

敷民德永肩一心

式敬也敷布為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

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盤庚其賢矣哉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為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圯于耿盤庚

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復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陳氏櫟曰此篇始曰歷告百姓于朕志終曰羞告爾于朕志始告民以朕志者以釋其疑懼之情也終告臣以朕志者欲其審好惡之辨也前日羣臣唱浮言以惑民者傲上從康其病証也具乃貝玉其病根也今雖已遷而病証猶未退根猶未除故始曰無戲怠以革傲上從康之病証終曰不肩好貨無總貨寶使除具乃貝玉之病根然後上能敬君命下能仁民生而永建國家無音釋傳布為去聲反復音窮之基矣

說命上

說命記高宗命傅說之言命之曰以下是也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詞

其原蓋出於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
為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謂之命者
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總稱之今文無
古文有史記高宗盤庚弟小乙之子名武丁

音釋

經

說音悅三篇內並傳相去聲
同陸云本又作兌

傳

下同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

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

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亮一作諒陰古作
闇按喪服四制高

宗諒陰三年鄭氏注云諒古作梁楮謂之梁闇讀如鴉
鵲之鵲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剪屏柱楯鄭氏謂
柱楯所謂梁闇是也宅憂亮陰言宅憂於梁闇也先儒
以亮陰為信默不言則於諒陰三年不言為語複而不

可解矣若農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
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其過
於禮也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
哲實為法於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
王言則為命不言則

音釋經

亮龍張反音與梁同陰鳥
含反音與菴同按菴字與

臣下無所稟令矣

鷦字同音但古無菴字後漢史方有之故鄭氏

傳

眉鷦音

以鷦為音今易之以便時俗喪平聲令去聲
殊倫反鷦烏含反音與菴同倚廬儀禮疏云倚廬孝子
所居在門外東壁倚木為廬也剪屏必郢反儀禮無音
柱楣儀禮疏云剪屏者士喪三虞之後改舊西鄉開戶
剪去戶傍兩廂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兩
頭豎柱施梁乃夾戶傍之屏也朱子云柱字當從手不
從木音冢與反蓋始者戶北向用草為屏不剪其餘草
至是改而西向乃剪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簷者於地
至是乃施楣及短柱以拄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

可作戶也
複音腹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

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庸用也高

宗用作書告諭羣臣以不言之意言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而恭敬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寢之間帝賚良弼其念慮所乎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

音釋傳

無間去聲

乃審厥象俾以形

旁求于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

審詳也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旁求于天

下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傳巖在虞統之間肖似也與所夢之形相似孔氏曰傳氏之巖有澗水壞道嘗使胥靡築之說賢而隱代築以供食孟子亦云傳說舉于版築之間以此

音釋

傳

繪音會畫也號郎獲反按號有三北與虞相近則北號也在河東郡太陽縣

爰立作相王

置諸其左右

於是立以為相按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為相書不言省文也未接

語而遽命相亦無此理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近其人以學也史

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敘事始如此

音釋經

相去聲左右上臧可反下云九反

傳

荀卿名況

著荀子近巨靳反先見反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此下命說之辭朝夕

納誨者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傳之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音釋傳

適音譎問去聲相去聲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

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三日雨為霖高宗託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

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

啓乃心沃朕心

啓開也沃灌說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

者既我心而厭飲也陳氏太猷曰相業莫要於輔德輔德莫切於格心格心之道非可外求惟以心格心啓開

而發之也沃灌而八之也

音釋傳

既居代反厭於豔於鹽二反

若藥弗瞋眩厥疾

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瞋眩瘳愈也弗瞋

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所見也仁山金氏曰恭者敬身以處默者不言而思思道者想此

道體為何如也此高宗之舊學孔子曰思而不學則殆高宗思之之功固至然磨礪相濟涵養之無助則心孤

而無益若金蓋思而有所未快自以為鈍而資其礪也若濟巨川蓋思而未能遽通自覺其險而資其濟也若

歲大旱蓋思雖有得然心枯而無滋養之助自覺其竭而思其化也故又總之以啓乃心沃朕心言之若藥之喻謂言不直則己之宿疾不除若跣之喻謂知不明則行必有所不安皆用工之語非泛言也

音釋經

瞑眠見反眩榮反

傳方言書名漢揚雄字子雲作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

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匡正率循也先王商先哲

王也說既作相總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高宗欲傳說暨其僚屬同心正救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

音釋經

辟必益反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敬我

其思有終也是命即上文所命者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

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答欽

命之語木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己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況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仁山金氏曰高宗之命辭詳而說之對反略其要在從諫一語蓋高宗舊學未成視羣臣又非甘盤之比故當反求諸己而思之其病在求於獨而畧於人故磚說且以從諫樂其病此病既除言則必行而已
泛言可以朝暮入不必遽數言之也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說受命總百官
冢宰之職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

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

逸豫惟以亂民

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治亂曰亂明
王奉順天道建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

以大夫師長制為君臣上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
非為一人逸豫之計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陳氏櫟
曰說初見高宗上篇所言只及從諫至此乃詳及為君
立政之道自此以下至事神則難乃其進諫之綱領條
目也音釋經長上聲傳治平聲下同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

臣欽若惟民從人

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

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仁山金氏曰此篇以憲天聰明為主其下歷舉憲天之目

惟口起羞

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

茲克明乃罔不休

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

之憂二者所以為已當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所輕予干戈所以討有罪必

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已也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仁山金氏曰此四者政令刑賞之大者甲冑阻兵自衛也干戈以兵代人也重言之者高宗天資英毅傳說戒其輕音釋經胄直又反兇鑒也按韻書字下當從日于用武也相吏反省傳為去聲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

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庶官治亂之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王制曰論

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吳氏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也按古者公侯伯子男爵之於侯國公卿大夫士爵之於朝廷此言庶官則公卿大夫士也音

釋經

阮尼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慮固欲其當乎理

然動非其時猶無益也聖人酬酢斯世亦其時而已

音釋傳

當去聲下同

有其善喪厥

善矜其能喪厥功

自有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効力而功隳矣

音

釋經

喪去聲下同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

故無患也張氏曰修車馬備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外侮不能為之憂簡稼器修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能水旱不為之害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所謂事事有備無患者如此

音釋經

無母通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於勉強則猶二也義理

安於自然則一矣一
故政事醇而不雜也
音釋傳強上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

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

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節不可傳說蓋因其失而正之也新安王氏曰祭必有節不可疏亦不可數疏則怠怠則于禮不及數則黷黷則于禮大過其非敬一也黷之為非敬者蓋禮失之煩則亂而不誠神必不享故事事神則難也陳氏大猷曰已上皆憲天聰明之事事物物皆有天然至當之理惟聰明者能盡之苟加一毫損益即是私意非天之聰明也
音釋經黷徒王曰旨哉說乃

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旨美也古人之美者必以旨言之

蓋有味其言也服行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蘇氏曰說之言

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

音釋傳

治平說

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

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以為得於耳者非難行於身者為難

王忱信之亦不為難信可合成湯之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量而將告以為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將進其為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意仁山金氏曰知而後行知為先高宗之已得知易而行難行為重傳說之責

難

音釋傳

量去聲之說如字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

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甘盤臣名君奭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遜退也高

宗言我小子舊學于甘盤蘇氏曰甘盤遜去不知所終武丁無所卒業學者徒見書云高宗時舊勞于外不知小乙使知艱難耳決非荒野之遜也真氏大學衍義仍用蘇說朱子語錄亦謂暨厥終罔顯只是尋甘盤不見觀下文爾交修于罔予棄蓋恐傳說效甘盤而遜也仁山金氏曰甘盤高宗初年相也其後復政遠引再三求之卒老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

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心之所之謂之志邁

行也范氏曰酒非麴蘖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須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麴多則太苦蘖

多則太甘麴藥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故曰爾交修予爾無我棄我能行爾之言也孔氏曰交者非一之義陳氏經曰中篇說謂患高宗之不能行不患臣之不能言此音釋經醴音高宗謂患說之不能言不患我之不能行禮麴丘六反藥魚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列反和如字

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者反之已

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林氏曰傳說稱王而告之猶禹稱舜曰帝光天之下文勢正同音釋傳長治去聲惟學遜志務時

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

不敏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如有所不乃虛以受人動以勵已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茲此也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於身不可以一二計矣夫修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於已者如此 音釋

傳扶夫音惟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數教也言教人

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數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或曰受教亦曰教教於為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為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正的實此章句數非一不應中間一語獨爾險巧此蓋後世釋教機權而誤以論聖賢之學也 音釋經數胡傳間去聲斷徒玩反教反傳數雙遇反應平聲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憲法愆過也言德雖造於罔覺而法必監于先王先王成

法子孫之所當守者也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亦此意

音釋經

監音鑒傳音七

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式用也言高宗之德苟至於無

愆則說用能敬承其意廣求俊乂列於衆職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高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風教也天下皆仰我德是

汝之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為喻

繼以麴蘖鹽梅為喻至此又以股肱惟人為喻其所造益深所望益切矣陳氏櫟曰高宗潛默之久一旦舉說

相之風聲所動四海仰德然非輔君成聖則無以慰人之仰德說始告君以從諫則聖惟聖時憲是臣以聖期

待其君今高宗語說以良臣
惟聖是君亦以聖自待矣

音釋傳

造七到反

昔先正保衡

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

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

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安也保衡猶阿衡作興

起也撻于市恥之甚也不獲不得其所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其自任如此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庶幾明以輔我無使伊尹專美於我商家也傳說以成湯望高宗故曰協于先王成德監于先王成憲高宗以伊尹望傳說故曰罔
音釋傳長上聲蔡傳此章從孔氏訓
伴阿衡專美有商
正為長君牙文侯篇釋先正
為祖父按詩雲漢禮記緇
衣亦皆訓長宜歸于一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

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

天子之休命

言君非賢臣不與共治賢非其君不與共食君臣相遇之難如此克者責望必能之

辭敢者自信無慊之辭對者對以已揚者揚于衆休命上文高宗所命也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傳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如此異時高宗為商令王傳說為商賢佐果無愧於成湯伊尹也宜哉

音釋經

必辟

益傳

慊苦筆反令去聲

高宗彤日

仁山金氏曰此篇首稱高宗彤日終言無豐于昵高宗廟號也似謂高宗之廟

昵近廟也似是祖庚繹于高宗之廟兼高宗名臣不聞祖已乃訓于王似告幼君書敘大誤惟史記謂此書作於祖庚之時為得之今文古文皆有

音釋經

彤音融彤祭高宗而曰高宗彤日者

謂於高宗之廟彤祭之日也如仲康命胤侯而曰
胤侯命掌六師高宗命傅說而曰惟說命總百官
書中如此者多乃
史氏立言之法也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彤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彤周日
繹雉鳴也於彤祭之日有雉雉之

異

音釋經

雉居傳釋音亦字
侯反書作釋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豐於昵失禮之正故有雉雉之異祖已自言當格王之
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
司敬民以下
正事之言也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

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

典主也義者理之當然行
而宜之之謂言天監視下民

其禍福予奪惟主義如何耳降年有永有不永義則永
不義則不永非天天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

也以是觀之祖庚之祀必有祈天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
時祀之類祖已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與
不義而已禱祠非永年之道也
音釋經 監音鑒天於兆
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反中如字陵又

音去傳

予音與五時諸市反音與止同為壇以祭天言
神靈所依止也史記及漢書註云雍五時者秦

宣公作密時祠青帝靈公作上時祠黃帝下時祠炎帝
獻公作畦時祠白帝至漢高帝作北時祠黑帝其後文
帝武帝皆幸
雍郊見五時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

曰其如台

不若德不順於德不聽罪不服其罪謂不改
過也孚命者以妖孽為符信而譴告之也言

民不順德不服罪天既以妖孽為符信而譴告之欲其
恐懼修省以正德民乃曰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
之
音釋傳 妖於喬反字當作祆說文云衣服歌謠之怪
也孽魚列反字當作孽禽獸蟲豸之怪也譴

詰戰反省息 井反下同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庥典祀無豐于昵

司主庥嗣也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微福於神非王之事况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於昵廟乎 音

釋經 無與毋通 昵尼質反

西伯戡黎

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

亦繼文王為西伯矣仁山金氏曰西伯武王也武王襲爵以後未克商以前商人稱之曰周西伯也故胡五峰大紀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皆謂武王舊說文王失之矣又曰受朝歌今衛州黎今潞州黎城然衛亦有黎陽則戡黎之師於受都已迫吳才老謂是武王伐紂時蓋以祖伊辭氣為甚迫也然亦當在觀兵時浚儀王氏曰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河朔險要之地朝

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震矣故武王渡孟
津莫之或禦周以商墟封衛狄人迫逐黎侯衛為
方伯連率不能救而式微旄丘之詩作唇亡齒寒
衛終為狄所滅衛之亡猶商之亡也秦拔上黨而
韓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

音釋經

戡音堪說文引書作

勢其可忽哉今古文皆有
或黎尚書大傳作者史記作飢
又作阮說文作匏集韻或作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下文無及戡黎之事史氏特指此篇首以見祖

伊告王之因也祖姓伊名祖已後
也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紂也

音釋傳

見形

曰天子

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

惟王淫戲用自絕

祖伊將言天訖殷命故特呼天子以
感動之訖絕也格人猶言至人也格

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者言天既已絕我敎命格人元龜皆無敢知其吉者甚言凶禍之必至也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我後

音釋經

相去聲

傳

呼去聲

故天棄我

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康安虞度也典常法也紂自絕於天故天棄殷

不有康食饑饉荐臻也不虞天性民失常心也不迪率典廢壞常法也

音釋傳

度達各反饉渠各反

怪音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

其如台

大命非常之命摯至也史記云大命胡不至民苦紂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於殷而

受大命者何不至乎今王其無如我何言紂不復能君長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祖伊之言可謂

痛切明著矣

音釋經

喪去聲擊音至

傳

復扶又反長上聲

王曰嗚呼我生不

有命在天

紂歎息謂民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

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紂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列在上乃能責

其命於天耶呂氏曰責命於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

音釋經

參倉舍反

殷之即喪指乃功

不無戮于爾邦

功事也言殷即喪亡矣指汝所為之事其能免戮於商邦乎蘇氏曰祖伊之諫

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于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于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畧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

於是可見鄒季友按此篇祖伊之言危迫之甚必在周師既渡河之後若文王時必無殷之既喪不無戮于爾邦之語篇次不當在微子之前音釋經喪去傳以語去聲

微子

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微子痛殷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史

錄其問答之語亦詰體也以篇首有音釋經微子二字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音釋經微國

東郡聊城今博州聊城縣有微子故城箕亦國名今陳州西華縣有箕城長上聲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

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父師大師三公

卿比干也弗或者不能或如此也亂治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底致陳列也我祖成湯致功陳列於上

而子孫沈酗于酒敗亂其德於下沈酗言我而不言紂者過則歸已猶不忍斥言之也仁山金氏曰首章喻紂

之必

音釋經

酗吁句反敗北漢反

傳治平聲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

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

為敵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

于今

殷之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上下容隱凡有冒法之人無有得其

罪者小民無所畏懼強凌弱眾暴寡方起讐怨爭鬪侵奪綱紀蕩然淪喪之形茫無畔岸若涉大水無有津涯

殷之喪亡乃至於今日乎微子上陳列祖下述幾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數千載之下猶使人傷感悲憤

後世人主觀此亦可深監矣仁山金氏曰次章言已之欲去

音釋經

好去聲恒胡登反喪去聲下同

傳監音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

無指告予顛隳若之何其

曰者微子更端之辭何其語辭言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

我家老成之人皆逃遁於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隳墮之事將若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之策言我而不言紂者亦上章我用沈酗之義仁山金氏曰欲處不可救欲逃恐遂亡情不能已又問二音釋經出尺類反隳戕四反陸子細反下同其如字鄭玄云子當有救亡之策

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與禮記何居同

傳更平聲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

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此下箕子之答也王子微子也自紂言之則紂無道故天降災

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以見其忠厚敬君之意與小旻詩言旻天疾威數于下土

意同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也此答微
子沈酣于酒之語而有甚之之意下同
音釋傳見形

艾生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
其乃罔畏畏者不其
蓋反其所當畏也孔子

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咈逆也耆
長老成之人也紂惟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
紂皆咈逆而棄逐之即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此答
微子發狂堯遜之語以上文特發問端故此先答之
音

釋經長上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

無災
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犧牷牲祭祀天
地之物禮之最重者猶為商民攘竊而去有司用

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
姦尤而已哉此答微子草竊姦尤之語
音釋經攘如羊反
犧虛宜反

全
降監殷民用又讐斂召敵讐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

詔

讐歛若仇敵。拊歛之也不怠。力行而不息也。詔告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讐歛之事。夫上

以讐而歛下則下必為敵以讐上下之敵讐實上之讐
歛以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讐不急君臣上下同惡相濟

合而為一故民多饑殍而無所告
也此荅微子小民相為敵讐之語
音釋經
監音鑒
驗反陸音力

反榆音扶傳音哀婢音表反音夫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

反傳音扶 榆音哀 治平聲 夫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

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

我乃真隣

商今有其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淪喪我斷無臣僕他人之理詔告也告微子以去

為道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

卒立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
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始隕墜而無所托矣箕

子自言其義決不可去而微子之義決音釋經喪去不可不去也此荅微子淪喪顛隤之語

傳

斷都玩反
長上聲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上文既荅微子

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於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遯矣唐孔氏曰微子告二人而獨箕子荅者比干與箕子意同經省文也語錄荅嚴時亨曰所解三仁事史記左傳互有不同但論語只言微子去之初無而縛銜壁之說今乃舍孔子而從左氏史遷已自難信又不得已而曲為之說以為微子之去乃去紂而適封國則尤無所據矣仁山金氏曰自靖謂各行其分之所宜而即其心之所安也孔子所謂三仁是人各行其所安有以告於先王而無愧於神明可矣王子有可去之意蓋不可使受有殺兄之名而元子在外萬一有維持宗社之計若我則無可去之義故曰我不顧行遯是

亦將以死救也詳此辭意則箕子比干同以死諫比干見殺箕子偶不見殺而囚耳說者遂以箕子有言而比干獨無言者去就之義難明而死節之義易見殊不知箕子豈有去意而比干之無答亦以箕子意同故不復有異辭耳微子之去遜于荒野而已舊說抱祭器以歸周者殊失之



書傳會選卷三